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翟槐

謄錄監生臣姚鍾英

御定歷代紀事年表卷七十

起丁未唐文宗太和元年○止己卯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凡三十三年

表例説

見第六十六及六十七六十八卷

丁未　文宗皇帝太和元年

初諱涵即位更名昂穆宗第三子在位十四年年三十三

春二月大赦改元

夏四月韋處厚請避位不許○上雖虛懷聽納而不能堅決與宰相議事已定尋復中變處厚于延英極論之因請避位上再三慰勞之

以高瑀為忠武節度使○自大歷以來節度使多出禁軍大將皆以倍稱之息貸錢以賂中尉動踰億萬然後得之未嘗由執政至鎮則重斂以償所負至是裴度韋處厚始

鄧公烏重胤　進封十年由天平節度使徙橫海時李同捷拒命重胤奉詔屢擊破之未幾卒諡懿穆子漢弘嗣爵○重

史憲誠　為魏博節度使六年李同捷反憲誠遣使至京師請事宰相韋處厚折其詐憲誠懼出兵從王師討同捷明年再見

王庭湊　為成德節度使六年加檢校司徒庭湊為李同捷求節鉞不獲乃助同捷為亂出兵境上以撓魏師又遣使厚賂沙陀酋長朱

奏用璠中外相賀曰自今債帥鮮矣

五月以李同捷為兗海節度使　初橫海節度使李全略卒其子同捷權知軍務朝廷經歲不問同捷冀易世之後或加恩貸遣使奉表請遵朝旨乃移同捷鎮兗海朝廷猶慮河南北諸鎮攜扇同捷使拒命乃悉加檢校官

六月以王播同平章事　播自淮南入朝圖大用所獻銀器以千計綾絹以十萬計遂得宰相

秋七月葬睿武昭愍孝皇帝於莊陵廟號敬宗

李同捷不受詔八月削其官爵發諸道兵討之　同捷遣其子弟以珍

胤善撫士與下同甘苦得士心侍官屬有禮當時名士如溫造石洪皆在幕府既殁士封股以祭

太原公王播

播以淮南節度使入朝

李同捷

自領橫海留後二年遣使奉表請遵朝旨詔以烏重胤為橫海節度使移同捷為兗海節度使同捷託為將士所留不受詔詔削同捷官爵命烏重

邪執宜欲與之連兵執宜拒不受明年再見

李載義

為盧龍節度使二年詔討李同捷進檢校尚書右僕射至三年再見

玩女妓賂河北諸鎮李載義執其姪并所賂獻之史憲誠與全畧為昏獨以糧助同捷裴度不之知以為無二心憲誠遣親吏至中書請事韋處厚謂曰晉公於上前以百口保爾使主處厚則不然但仰俟所為自有朝典耳憲誠懼不敢復與同捷通

冬十一月横海節度使烏重胤卒

拜左僕射同平章事累封太原郡公至四年再見

肖王智興康志睦史憲誠李載義等各帥本軍討之

明年再見

會稽公康志睦

日知子為平盧節度使時李同捷拒命詔志睦及諸道兵討之

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封郡公尋卒贈司空子承訓

趙公李絳 封高邑男十七年分司東都帝召為太常卿山南西道節度使進封趙郡公至四年

再見

鄒平公段文昌

志玄三世孫以兵部尚書拜御史大夫封郡公至九年再見

晉陽男白居易

以秘書監遷刑部侍郎封縣男至帝開成元年再見

戊申

太和二年

春三月親策制舉人　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橫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權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賢良方正劉蕡對策極言其禍其畧曰陛下宜先憂者宮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內將亂又曰陛下將杜簒弑之漸則居正位而近正人遠刀鋸之賤親骨鯁之直輔相得

晉王普　封四年辛謚悼懷太子

洋王忻　進封二十三年辛子

史憲誠　為魏博節度使七年憲誠奏遣其子副大使唐兵馬使开志紹將兵討李同捷時憲

以尊其任庶職得以守其官奈何以褻近五六人總天下大政禍稔蕭墻姦生帷幄臣恐曹節侯覽復生於今日又曰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恃廢立之權陷先君不得正其終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又曰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或有不達人臣之節首亂者以安君爲名不究春秋之微稱兵者以逐惡爲義則政刑不由乎天子征伐必自於諸侯又曰陛下何不塞陰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凌迫脅之心復門戶掃除之役戒其所宜戒憂其所宜憂既不能治於前當治於後既不能正其始當正其終又曰陛下誠能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

沛爲潁川郡王

岳王緄

封二十四年卒

靈昌公韋處厚

封三年以同平章事卒贈司空處厚姿狀如甚懦者至廷爭

誠欲助同捷子唐沆隸且請發兵討之憲誠不能達唐等敗同捷兵於平原棣之會王庭湊援同捷陰誘志紹殺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遂作亂引所部兵屯永濟憲誠

則心無不達行無不孚矣又曰法宜畫一官宜正名今分外官中官之員立南司北司之局或犯禁於南則亡命於北或正刑於外則破律於中法出多門人無所措寔由兵農勢異而中外法殊也又曰今夏官不知籍六軍不主兵事軍容合中官之政戎律附內臣之職首一戴武弁疾文吏如仇讐足一蹈軍門視農夫如草芥謀不足以剪除凶逆而詐足以抑揚威福勇不足以鎮衛社稷而暴足以侵軼里閭羈紲藩臣干陵宰輔隳裂王度汩亂朝經張武夫之威上以制君父假天子之命下以御英豪有藏姦觀釁之心無仗節死難之義豈

蔑然不可回奪剛於御史百僚蠲事未嘗赦及以私推擇官材往往棄瑕録善性嗜學家書正至萬卷初為拾遺時撰德宗實録後又與路情共次憲宗寔録詔分日

遣使入朝求援詔義武節度使專聽帥諸軍討志紹明年再見

王庭湊

為成德節度使七年陰以兵糧助李同捷詔削庭湊官爵命諸道軍四面進討庭湊

先王經文緯武之旨耶又曰臣非不知言發而禍應計行而身戮蓋痛社稷之危哀生人之困豈忍姑息時忌竊陛下一命之寵哉考官散騎常侍馮宿等見蕡策皆歎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裴休李郃杜牧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物議囂然稱屈諫官御史欲論奏執政抑之李郃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顔乃上疏曰蕡所對策漢魏以來無與為比今有司以蕡指切左右不敢以聞恐忠良道窮紀綱遂絶况臣所對不及蕡遠甚乞回臣所授以旌蕡直不報蕡由是不得仕於朝終於使府御史

夏

六月王庭湊陰以兵糧助李同捷

入直劉具凡例未及成而卒

見同捷軍勢日蹙不能救使人誘魏博將亓志紹作亂詔發義武河陽兵討之明年再見

李同捷

自領橫海留後三年武寧節度使王智興

秋九月詔削其官爵命諸軍討之
王智興拔棣州　時諸軍久無功每
小勝則虛張首虜以邀賞朝廷竭
力奉之江淮為之耗弊
冬十一月禁中昭德寺火延及宮人
所居燒死者數百人
十二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韋處厚
卒
魏博軍亂　李同捷軍勢日蹙王庭
凑不能救遣人說魏博大將亓志
紹使殺史憲誠父子取魏博志紹
遂作亂引所部兵二萬人還逼魏
州詔發義武軍討之
以路隋同平章事　隋言於上曰宰
相任重不宜兼金穀瑣碎之務如
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姦臣所為

攻棣州王
庭凑救同
捷智興引
水灌城拔
之復遣兵
馬使李君
謀將兵濟
河破無棣
魏博軍亦
敗同捷兵
於平原拔
其城易定
節度使柳
公濟拔同
捷堅固寨
同捷勢益

己酉

太和三年

不足法也上以為然於是裴度辭度支上許之

鴈門王王史憲誠

再見

見明年再

劉從諫

為昭義節度使三年王庭湊助李同捷為亂從諫敗之於臨城又敗之於昭慶明年再見

何進滔

南詔

春正月義武節度使李聽討魏博亂軍平之

二月橫海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李同捷破之夏四月同捷降滄景平　祐帥諸道兵擊李同捷拔德州同捷請降祐遣大將萬洪守滄州宣慰使柏耆疑同捷之詐自將數百騎馳入滄州以事誅洪取同捷詣京師或言王庭湊欲以奇兵篡同捷者斬其首諸道兵攻同捷三年僅能克之而耆取為己功諸將疾之爭上表論貶耆為循州司戶初祐病聞耆殺洪大驚遂劇上曰祐若死是耆殺之也祐尋卒賜耆自盡

六月魏州軍亂殺其節度使史憲誠

智興少為徐州牙兵德宗初從刺史李洧歸國累授武寧節度使討李同捷有功冊拜太傅封郡王後改忠武河中宣武三節度使卒子九人晏平晏宰

為魏博節度使八年開滄景平憲誠內不自安請納地詔從憲誠鎮河中封千乘郡公以李聽代憲誠鎮魏博憲誠將治行聽至魏按軍館陶不進衆懼謂憲誠賣已夜

靈武人世為本軍校少事田弘正從討李師道以功兼侍御史至是史憲誠遇害軍中傳呼曰得何公事之軍安矣進滔下令曰公等既迫我當聽吾今執殺前使者九

南詔嵯顛入寇以蜀卒為鄉導聚陷巂戎邛州詔發近鎮兵救之嵯顛引兵徑抵成都陷其外郭節度使杜元穎保牙城以拒之欲遁者數四嵯顛乃大掠子女百工數

推何進滔知留後以拒命秋八月以進滔為魏博節度使　初憲誠間滄景將平而懼使其子唐奉表請入朝且以所管聽命詔徙憲誠鎮河中而以李聽鎮魏博憲誠竭府庫以治行將士怒殺憲誠奉兵馬使何進滔知留後聽至魏州不得入七月進滔出兵擊聽走之時河北久用兵饋運不給遂以進滔為節度使

以殷侑為齊德滄景節度使　滄州承喪亂之餘骸骨蔽地戶口存者什無三四侑至鎮與士卒同甘苦招撫流散勸之耕桑三年之後戶口滋殖倉廩充盈

敕王庭湊復其官爵

知名

晉公裴度

封十三年以同平章事判度支先是李同捷反度奏討之至是同捷平即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罷度支歸有司帝許之進階

攻殺之子孝章賫脩謹退讓如諸生見父數奸命承間諫之涕下沾衿詔以為節度副使父欲助李同捷孝章切諫請出師討之滄景平帝分魏博相衛澶三州以孝

十餘人斬之素服臨哭詔拜進滔留後俄授節度使至帝開成五年再見

王庭湊

為成德節度使八年開滄景平稍畏因鄰道微露請服之意帝

萬人及珍貨而還自是南詔工巧埒於蜀中嗟顛表請誅元穎詔貶元穎循州司馬命諸道兵皆引還節度使郭釗至成都與南詔立約不相侵擾帝遣中使以國信賜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　徵李德裕為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為相會宗閔有宦官之助遂以宗閔同平章事宗閔惡德裕逼已出為義武節度使

九月命宦官毋得衣紗縠綾羅　上性儉素聽朝之暇惟以書史自娛聲樂遊畋未嘗留意駙馬韋處仁著夾羅巾上謂曰朕慕卿門地清素故有選尚如此巾服聽其他貴戚為之卿不須爾

冬十一月禁獻奇巧及織纖麗布帛

南詔寇成都入其郛　西川節度使杜元穎以文雅自高不曉軍事專務蓄積減削士卒衣糧戍卒皆入蠻境鈔盜自給蠻人反以衣食資

開府儀同三司賜賚封戶三百至帝開成四年再見

凉公李聽

晟子七歲以父蔭為協律郎累功授義武軍節度使初魏博將亓志紹反詔聽出援

章為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死於軍詔奪衷拜金吾衛將軍從

鄜坊節度使久之以病丐還卒於行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奏改今名

方厭兵遂嵯巔赦之悉復官爵父之進太原郡公至八年再見

李載義

為盧龍節度使四年攻李同捷滄州長蘆拔之滄景平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賜白

之由是蜀中虛實動静蠻皆知之南詔嵯顛遂謀入冦邊州屢以告元穎不信嵯顛襲陷嶲戎邛州引兵抵成都陷其外郭詔貶元穎循州司馬

至是擊殺志紹以功封國公至帝開成四年再見

玉帶示殊禮明年再見

建安男杜元穎

封九年為西川節度使南詔陷嶲戎等州遂冦成都詔貶元穎

李同捷

自領橫海畱後四年節度使李祐帥諸道行營兵擊同捷拔德州同捷急乞降於祐宣慰使柏耆疑同捷

邵州刺史再貶循州司馬死於貶所

詐引兵直入城取同捷及家屬西馳至將陵耆斬同捷使其下傳首京師詔貸四州一年租賦同捷母及妻子俱徙湖南

劉從諫為昭義節度使四年

开志紹帥東降從諫寘之洺州具以狀聞至六年再見

庚戌

太和四年

春正月以牛僧孺同平章事　李宗閔引僧孺為相相與排擯李德裕之黨稍稍逐之

二月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　南詔之寇成都也詔山南西道發兵討之節度使李絳募兵千人赴之蠻退而還詔悉罷之絳召新軍諭旨賜以廩麥而遣之皆怏怏而退

魯王永

皇長子始封至六年再見

太原公王播

李載義

為盧龍節度使五年奚部入寇載義擊破之擒其帥獻京師明年再見

沙陀

沙陀素為九姓六州所畏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奏以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捍

監軍楊叔元素惡絳不奉已以賜物薄激之衆怒大譟掠庫兵趨牙絳方宴走登北城或勸絳縋而出絳曰吾為元帥豈可逃去麾推官趙存約令去存約曰受明公知何可苟免牙將王景延戰死絳存約等皆遇害叔元奏絳收新軍募直以致亂三省官上疏共論絳冤及叔元激怒亂兵之罪上始悟

三月以柳公綽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入貢及互市所過恐其為變常嚴兵防衛之公綽至鎮回鶻遣梅錄李暢以馬萬匹互市公綽但遣牙將單騎迎勞於境至則大闢牙門受其禮謁暢感泣戒其下無得侵擾沙陀素驍勇為九姓六

封四年為左僕射同平章事卒謚敬　播居官以彊濟稱每簿領紛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為樂雅善占奏雖數十事未嘗書於笏再領鹽鐵嗜榷利遂再得相云

禦北邊塞下舊有廢府十一執宜修繕之使部落三千人守之虜不犯塞

奚

是歲使幽州盧龍節度使李載義破之擒其帥茹羯以獻詔賜

州胡所畏伏公綽奏以其酋長朱邪執宜為陰山都督使居雲朔塞下捍禦北邊執宜入謁公綽謂僚佐曰執宜外嚴而內寬言徐而理當福祿人也使夫人與其母妻飲酒饋遺之執宜感恩為之盡力自是虜不敢犯塞

以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討亂兵平之　造行至襃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密與之謀以其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既視事饗士卒志忠密以牙兵圍新軍殺之八百人皆死楊叔元擁造靴求生造命囚之詔流康州

夏六月以裴度為司徒平章軍國重

趙公李絳

封四年為山南西道節度使為亂軍所害謚貞大中初圖形凌煙閣子璋累官湖南宣歙觀察使　絳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賢不肖太分屢為讒

茹羯冠帶授右驍衛將軍

渤海王

國王仁秀卒謚宣子新德早卒孫彝震立改元咸和

事　度以老疾辭位故有是命仍聊所中論
詔三五日一入中書
秋七月以宋申錫同平章事　上患
宦官彊盛元和寶歷逆黨猶在而
中尉王守澄尤專橫嘗密與申錫
言之申錫請漸除其偪上以申錫薦
沈厚忠謹可倚以事擢為宰相
九月以裴度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初度征淮西奏李宗閔為判官由
是漸獲進用至是忌度薦李德裕
因其謝病出之
冬十月以李德裕為西川節度使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德裕至
鎮作籌邊樓圖蜀地形南入南詔
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
者訪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

事萬餘言其蝪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為七

弘農公楊於陵

穆宗初封郡公至是以尚書左僕射卒謚貞孝四子景復紹復

遠近未踰月皆若身嘗涉歷上命師復嗣復
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　於陵少
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有奇志節
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度使韓滉
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奇之謂妻
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柳氏曰吾
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求佳壻無
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如於陵賢
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因以妻之
歸則與杜元穎時無異朝臣建言於陵器量
罷兵藩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方峻節操
蜀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堅明始終
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不失其正
士卒葺保障積糧儲以備邊蜀人時人尊仰
粗安　之
宋祁曰

於陵方重有大臣風才堪宰相而用不至果時有不幸耶

辛亥

太和五年

春正月盧龍將楊志誠逐其節度使李載義二月以志誠為留後 上聞志誠作亂召宰相謀之牛僧孺曰范陽自安史以來非國所有劉總蹔獻其地朝廷費錢八十萬緡而無絲毫所獲今日志誠得之猶

巢公湊 封漳王十一年時帝與宋申錫謀誅王守澄事泄守澄令豆盧

李載義 為盧龍節度使六年為兵馬使楊志誠所逐表請入朝帝以其

吐蕃 是歲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舉衆內附西川節度使李德裕受

前日載義得之也因而撫之使捍北狄不必計其逆順上從之拜載義太保以志誠為留後
三月貶漳王凑為巢縣公宋申錫為開州司馬　上與申錫謀誅宦官申錫引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泄其謀王守澄鄭注知之使人誣告申錫謀立漳王上甚怒守澄欲遣騎屠申錫家飛龍使馬存亮固爭曰如此則京城自亂矣守澄乃止上命守澄捕所告品官晏敬則等於禁中鞫之皆自誣服獄成左常侍崔元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等請以獄事付外覆按上曰吾已與大臣議之矣元亮叩頭流涕曰殺一匹

著上飛變誣申錫等謀立凑圖不軌帝怒貶凑巢縣公至九年再見

岐公王承元

承宗弟初為鳳翔節度使以勞封國公至

書有功冊拜太保俄以為山南西道節度使至七年再見

楊志誠

初事李載義為牙將載義宴天子使者於鞫場志誠與其黨謀而起載義走志誠因

之遣將據其城牛僧孺奏遣還悉怛謀歸其城吐蕃夷誅無遺種

新羅

國王彥昇卒子景徽立

南詔

夫猶不可不慎重況宰相乎上意稍解復召宰相入議牛僧孺曰人臣不過宰相申錫復欲何求且申錫殆不至此注恐覆按詐覺乃勸守澄請止行貶黜馬存亮即日致仕坐死徙者數十百人申錫竟卒於貶所

胡寅曰宋申錫昧於量主而受付託之重暗於料人而委腹心之寄其敗宜矣然則宦官不可除耶曰革弊者必有其漸興治者必有其本賢才衆朝廷治擇其尤無良者數人顯加刑戮而收其柄宦官雖多狡猾其間如馬存亮者亦可謂謹愿忠智之人矣就使之謀豈不賢於訓注

是徙平盧淄青節度使卒贈司徒　承元資仁裕所至變利始黜禁未嘗及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究鄆諸鎮皆奉法

宦者馬存亮

自為都知兵馬使帝郎以為留後俄授盧龍節度使加檢校工部尚書至七年再見

是年侵嶲州陷三縣

之為戢王播懷姦不密他日不以右領軍
免獨柳之禍所謂自作孽者與衛上將軍
夏五月命有司葺太廟　上以太廟致仕封岐
兩室破漏踰月不葺罰將作度支國公卒
宗正卿俸命中使帥工徒葺之補存亮逮事
闕韋溫諫曰國家置百官各有所德宗更六
司苟為墮曠宜擇能者代之今曠朝脊端畏
官者止於罰俸而以其事委之內善訓士其
臣是以宗廟為陛下所私而百官出監淮南
皆為虛設也上善其言即命有司軍也禁衛
葺之　士皆泣唐
李德裕索南詔所掠百姓得四千人世中人以
秋八月以崔鄲為鄂岳觀察使　鄂忠謹稱者
岳多盜剽行舟鄲訓卒治兵作蒙衝存亮西
衝追討悉誅之初鄲在陝以寬仁門季玄嚴
為治或經月不笞一人及至鄂嚴遵三人而

峻刑罰或問其故鄴曰陝土瘠民巳貧吾撫之不暇尚恐其驚鄴地險民雜慓狡為姦非用威刑不能致治政貴知變蓋謂此也

九月吐蕃悉怛謀以維州來降不受

李德裕簡蜀兵羸弱者去四千餘人復募少壯者千人募北兵得千五百人與土兵參居轉相訓習日益精練所作兵器無不堅利至是吐蕃維州副使悉怛謀請降盡帥其衆奔成都德裕遣兵據其城具奏其狀且言欲遣生羌三千燒十三橋擣西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皐沒身恨不能致者也事下尚書省集百官議皆請如德裕策牛僧孺曰吐蕃之境四面各萬里失

一維州未能損其勢比來修好約罷戍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彼若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上平凉坂萬騎綴回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此時西南數千里外得百維州何所用之徒棄誠信有害無利此匹夫所不為況天子乎上以為然詔德裕以其城及悉怛謀等悉歸吐蕃吐蕃誅之於境上極其慘酷德裕由是怨僧孺益深

尹起莘曰維州唐之故壤吐蕃盗而有之唐人失祖宗之境土陷衣冠於左衽此固子孫之恥幸而德裕展布方畧悉怛謀帥衆來歸固非其他從事絶域招

降納叛之北胡乃拒而不納萬一河湟故土盡復版圖亦將却而絶之乎故大書曰來降者順詞也曰不受者逆詞也此固書法之意而牛李是非之分也

壬子

太和六年

春正月以水旱降繫囚

羣臣上尊號不受　韋温言今水旱為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上善之辭不受

冬十月立魯王永為太子　初上以敬宗長子晉王普性謹敏欲以為嗣會卒上痛惜之故久不議建儲至是始行之

魯王永	封三年立為皇太子
珍王誠	
原王逵	封二十八年再見
	年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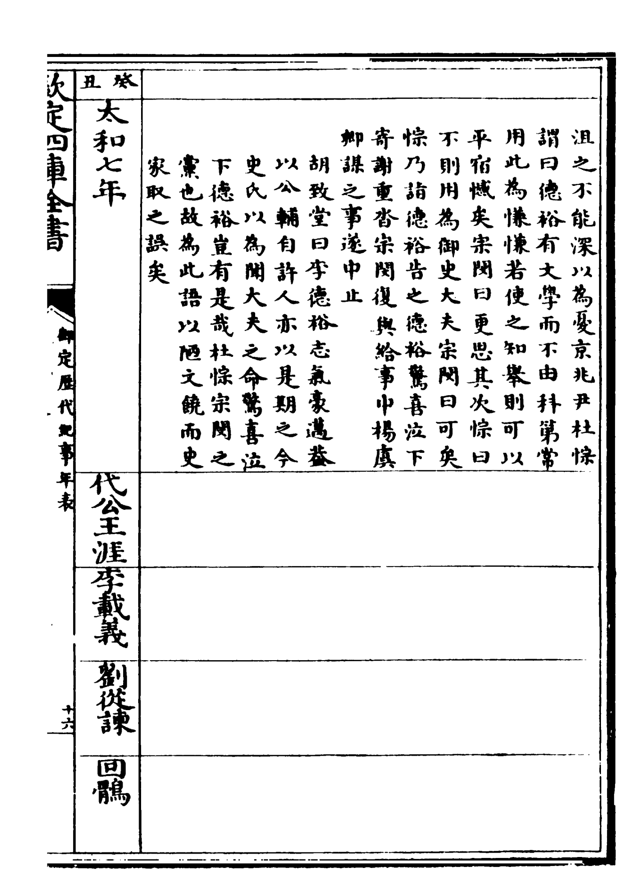
劉從諫　度使七年入朝帝待遇加等明　為昭義節

回鶻　昭禮可汗為部下所殺從子胡特勒立

十二月牛僧孺罷為淮南節度使 封五十八
西川監軍王踐言入知樞密數為 年卒
上言縛送悉怛謀以快虜心絕降
者非計也上亦悔之尤僧孺失策
僧孺內不自安會上謂宰相曰天
下何時當太平卿等亦有意於此
乎僧孺對曰太平無象今四夷不
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
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
等所及退謂同列曰主上責望如
此吾曹豈得久居此地乎因累表
請罷乃出鎮淮南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入朝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初李宗閔
與德裕有隙及德裕還自西川上
注意甚厚朝夕且為相宗閔百方



沮之不能深以為憂京兆尹杜悰謂曰德裕有文學而不由科第常用此為慊慊若使之知舉則可以平宿憾矣宗閔曰更思其次悰曰不則用為御史大夫宗閔曰可矣悰乃詣德裕告之德裕驚喜泣下寄謝重沓宗閔復與給事中楊虞卿謀之事遂中止

胡致堂曰李德裕志氣豪邁蓋以公輔自許人亦以是期之今史氏以為聞大夫之命驚喜泣下德裕豈有是哉杜悰宗閔之黨也故為此語以陋文饒而史家取之誤矣

癸丑

太和七年

代公王涯

李載義

劉從諫

回鶻

春正月加劉從諫同平章事遣歸鎮

二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德裕入謝上與之論朋黨事時給事中楊虞卿與從兄中書舍人汝士等善交結依附權要上聞而惡之故與德裕言首及之德裕因得以排其所不悅者他日上復言及朋黨李宗閔曰臣素知之故虞卿輩臣皆不與美官德裕曰給舍非美官而何宗閔失色

夏六月以李載義為河東節度使先是回鶻每入貢所過暴掠州縣不敢詰但嚴兵防衛而已載義至鎮回鶻使者李暢入貢載義謂之曰可汗遣將軍入貢修好非遣將軍陵踐上國也將軍不戢部曲使

元和初封清源縣男至是以尚書右僕射領鹽鐵等使進封代郡公至九年再見

贊皇伯李德裕　吉甫子以兵部尚書拜同平章事封縣伯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從河東回鶻入貢載義約毋侵盜虜不敢犯令進兼侍中更請立碑紀功詔李程為之辭未有字帝曰周書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卿宜當之可賜字

為昭義節度使八年加同平章事遣歸鎮初從諫以忠義自任入朝欲請他鎮既至見朝廷事柄不一心輕朝廷故歸而益驕至武宗會昌三年再見

唐冊胡特勒為信可汗回鶻尋遣使李暢入貢

為侵盜載義亦得殺之勿謂中國之法可忽也於是悉罷防衛兵但使二卒守其門暢畏服不敢犯令

至武宗會昌四年再見

以鄭覃為御史大夫　初李宗閔惡覃在禁中數言事奏罷其侍講上從容謂宰相曰殷侑經術頗似鄭覃宗閔對曰覃侑經術誠可尚然議論不足聽李德裕曰覃侑議論他人不欲聞惟陛下欲聞之後旬日宣出除覃御史大夫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曰事皆宣出安用中書潭峻曰八年天子聽其自行事亦可矣宗閔愀然而止

李宗閔罷

秋七月以王涯同平章事兼度支鹽鐵轉運使

和王綺

進封二十九年卒

方穀明年再見

楊志誠

為盧龍節度使三年加檢校吏部尚書志誠怨不得僕射留中使魏寶義等遣牙將入謝讓還所命朝廷不得已進志誠檢校

以李程為宣武節度使　宣武節度使楊元誠有疾朝廷議除代李德裕奏請從劉從諫鎮之因核出上黨不使與山東連結上以為未可乃以命程

八月詔諸王出閣停進士試詩賦上患近世文士不通經術李德裕請依楊綰議罷詩賦又言昔玄宗疑忌宗室不令出閣議者以為幽閉骨肉虧傷人倫天寶之末建中之初所以悉為安祿山朱泚所魚肉者由聚於一宮故也陛下誠能聽其年高屬疎者出閣又除諸州上佐使攜其男女出外婚嫁此則百年弊法一旦去之孰不欣悅於是下詔并停詩賦然諸王出閣竟

尚書右僕射明年再見

以議所除官不決而罷

加盧龍節度使楊志誠右僕射　詔

加志誠檢校右僕射別遣使慰諭

之杜牧憤河朔三鎮桀驁而朝廷

議者專事姑息乃作罪言曰上策

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

策爲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

也又傷府兵廢壞作原十六衛曰

貞觀中內以十六衛畜養戎臣外

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備

兵伍有事則戎臣提兵居外無事

則放兵居內其居內也所部之兵

散舍諸府三時耕稼一時治武籍

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

自愛雖有蚩尤爲帥亦不可使爲

亂耳及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撤

乃來斧鉞在前爵賞在後雖有蚩尤爲帥亦無能叛也自貞觀至於開元百三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聖人所以柄統輕重制鄣表裏聖算神術也至於開元末愚儒請罷府兵武夫請擴四夷於是府兵内剷邊兵外作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燼然奐畚兵居外則叛居内則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爲將者率皆市兒輩多齎金玉負倚幽陰折券交貨而得之絶不識禮義之教復無慷慨之氣其彊傑愎悖者則撓削法制斬族忠良力一勢便固不爲起其陰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斂委於邪倖由

鄉市公去郡得都是以天下兵亂不息齊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又作戰論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河北氣俗渾厚果於戰耕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産自可封殖亦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為富也國家無河北則精甲鋭卒良弓健馬無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東盟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鎮之師厥數萬億低首仰給則沿淮以北循河之南東盡海南叩洛赤地盡取始能應費是三支財去矣咸陽西北戎夷大屯盡剷吳越荆楚之

餽以啖兵戎是四支財去矣四支盡解頭腹兀然其能以是久為安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戰士離落兵甲鈍弊是不蒐練之過其敗一也百人荷戈千夫仰食此不責實之過其敗二也小勝則張皇邀賞貴極富溢則不肯搜奇出死此厚賞之過其敗三也多喪兵士跳身而來回視刀鋸氣色甚安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大將兵柄不得自專恩臣勅使迭來揮之愰駭之閒虜騎乘之遂取吾之旗鼓此不專任之過其敗五也今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汙而乃踵前非是不可為也議者曰夫倔彊之徒吾以良將勁卒為銜

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歷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笞於家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爭也大歷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止於河北而已又注孫子為之序曰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不知自何代分為二道搢紳之士不敢言兵不知自古主兵者必聖賢才能多聞博識之

士乃能有功議於廟廊之上兵形已成然後付之於將耳彼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當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九月以鄭注為右神策判官　注依倚王守澄權勢熛灼上深惡之侍御史李款奏彈之旬日之間章數十上守澄匿注於右軍左軍中尉韋元素素惡注軍將李弘楚說元素召而殺之因見上請罪元素從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辭泉湧元素不覺執手款曲厚遺而遣之弘楚怒解職去王涯為相注有功焉遂寢李款之奏守澄言注於上釋之尋奏為侍御史充神策判官朝野駭嘆

冬十二月羣臣上尊號不受 羣臣上尊號會中使薛季稜自同華還言閭閻彫弊上歎曰關中小稔百姓尚爾況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無術以救之敢崇虛名乎因以通天帶賞季稜羣臣四上表竟不受

上有疾 上始得風疾不能言王守澄薦鄭注工飲其藥頗有驗遂有寵然上自是神識耗減不能復故

甲寅

太和八年

春二月壬午朔日食

夏六月旱 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司門員外郎李中敏上表曰仍歲大旱直以宋申錫之寃濫鄭注

鄭王經 進封三十年卒

莒王紓

王庭湊 為成德節度使十三年卒軍中奉其子元

李載義 徙河東節度使二年時盧龍楊志誠被逐

之姦邪今斬注而雪申錫天必雨矣不從中敏乃謝病歸東都
冬十月幽州軍亂逐節度使楊志誠推史元忠主留務志誠伏誅元忠獻志誠所造袞衣僭物詔流嶺南道殺之
以李宗閔同平章事李德裕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李仲言為翰林侍讀學士　初仲言流象州遇赦還東都會留守李逢吉思復入相仲言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使仲言厚賂之注引仲言見王守澄守澄薦於上言其善易仲言儀狀秀偉見綱工文辭有口辯多權數上見之大悅欲以為諫官寘之翰林李德裕曰仲言所為陛下必盡知之豈

進封三十年卒

襄武侯李宗閔 以山南西道節度使拜同平章事封縣侯至武宗會昌六年再

涼公李逢

達之罷後元達改父所為事朝廷禮甚謹明年再見

楊志誠 為盧龍節度使四年為下所逐推部將史元忠主留務詔流志誠於嶺南至商州殺

遇太原載義自毆擊欲殺之幕像諫救得免載義盡殺志誠妻子及同行將卒朝廷以載義有功不問初載義母死葬幽州為志誠極發取具財載義奏乞取志誠心以

宜寘之近侍上曰然豈不容其改過對曰臣聞惟顏回能不貳過仲言之惡著於心本安能悛改邪上曰逢吉薦之朕不欲食言對曰逢吉身為宰相薦姦邪以誤國亦罪人也上曰然則別除一官對曰亦不可上顧王涯涯對曰可德裕揮手止之上回顧適見不懌而罷尋以仲言為四門助教給事中鄭肅韓佽封還敕書德裕出中書涯詐謂二人曰李公適留語令二閣老不用封敕二人即行下德裕聞之大驚曰有司封駁豈當稟宰相意邪仲言及注皆惡德裕以宗閔與德裕不相悅引宗閔以敵之上遂相宗閔而出德裕於興元是日以

吉

封十一年為東都留守召拜尚書左僕射足病不能朝以司徒致仕卒謚成

之

史元忠

從盧龍節度使楊志誠為兵馬使幽州軍亂逐志誠推元忠主留務詔即以為留後明年再見

祭毋帝不許明年再見

仲言為侍讀給事中高銖鄭肅韓佽諫議大夫中書舍人權璩等爭之不能得仲言尋改名訓

令進士復試詩賦

以李德裕為兵部尚書 德裕見上請留京師故也

十一月成德節度使王庭湊卒子元逵自知留後

以李德裕為鎮海節度使 李宗閔言德裕詔命已行不宜自便詔復以德裕鎮浙西時德裕宗閔各有朋黨互相擠援上患之每歎曰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

以王璠為尚書左丞 初宋申錫受密詔誅鄭注使京兆尹王璠掩捕之璠密以堂帖示王守澄注得免

由是深德播播又與李訓善二人共薦之故有是命

乙卯

太和九年

春正月以王元逵為成德節度使

浚曲江及昆明池 鄭注言秦地有災宜興役以禳之也

三月以史元忠為盧龍節度使

夏四月以李德裕為賓客分司

以鄭注守太僕卿兼御史大夫 注以舉倉部員外郎李款自代曰加臣之罪雖於理而無辜在款之誠乃事君而盡節人皆哂之

路隋罷為鎮海節度使 初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漳王傅母杜仲陽坐宋申錫事放歸金陵詔德裕存

巢公湊 降封五年卒贈齊王帝開成三年追贈太子諡懷懿

冀王絿 進封三十一年卒

代公王涯 進封三年以同平章事兼度支等使復領榷茶使禁益苛急會李訓敗涯為仇士良所害夷其族百姓怨涯榷茶或詬詈或投

王元逵 為成德留後二年詔以為節度使至武宗會昌三年再見

史元忠 為盧龍留後二年詔以為節度使至武宗

處之至是王璠等奏德裕厚賂仲
陽陰結漳王圖為不軌上怒甚路
隋曰德裕不至此果如所言臣亦
應得罪乃以德裕為賓客分司而
以隋代之趣之赴鎮不得面辭而
去
以賈餗同平章事　餗性褊躁輕率
與李德裕有隙而善於李宗閔鄭
注故上用之
貶李德裕為袁州長史　制以朕初
得疾王涯呼德裕問起居不至又
在蜀徵逋懸錢百姓愁困貶之
五月以仇士良為神策中尉　初宋
申錫獲罪宦官益橫上內不能堪
李訓鄭注揣知上意數以微言動
上上意其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

凢[illegible]鄉之會昌元年
涯文有再見
雅思動衆
詳華年過　李載義
七十嗜權從河東節
固位依附度使三年
訓等不能詔加侍中
潔去就以以王璠代
至覆宗居領節度使
永寧里財璠尋得罪
貯鉅萬悉仍命載義
為兵掠籍復舊任至
田宅入官帝開成二
後帝詔京年再見
兆尹收涯
等葬之仇

告之訓注遂以誅宦官為己任二
人言無不從聲勢烜赫注多在禁
中或時休沐賓客塡門賂遺山積
外人但知訓注倚宦官作威福不
知其與上有密謀也上之立也仇
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
訓注為上謀進擢士良以分守澄
之權

六月貶李宗閔為明州刺史秋七月
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京城訛言
鄭注為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民
間驚懼注素惡京兆尹楊虞卿與
李訓共搆之云此語出於虞卿家
人上怒下虞卿獄注求為兩省官
李宗閔不許注毀之於上會宗閔
救虞卿上怒斥出貶之虞卿亦貶

士良使盜
殺其冢投
骨渭水昭
宗時追復
官爵

滎陽公鄭
覃

珣瑜子累
授尚書右
僕射李訓
誅拜同平
章事封鄲
公至帝開

虔州司馬而以李固言為相訓注為上畫太平之策以為當先除宦官次復河湟次清河北開陳方畧如指諸掌上以為信寵任日隆連逐三相威震天下於是平生絲恩髮怨無不報者

貶李甘為封州司馬　時人皆言鄭注朝夕且為相侍御史李甘揚言於朝曰白麻出我必壞之於庭故及於貶然李訓亦忌注不欲使為相事竟寢

八月以鄭注為翰林侍講學士貶李玨為江州刺史　注好服鹿裘以隱淪自處上以師友待之注之初得幸上嘗問翰林學士李玨曰卿知有鄭注乎對曰臣豈不知其人

成五年再見

鄒平公段文昌

封九年為西川節度使卒　文昌初節度荊南或旱文昌禱必雨或久雨文昌出游必霽民為語曰旱不

姦邪陛下寬之恐無益聖德臣忝
在近密安敢與此人交通至是以
注為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廷
貶江州時訓注所惡皆目為二李
之黨貶逐無虛日班列殆空
九月改江淮嶺南茶法增其稅　從
王涯之請也
陳弘志伏誅　憲宗之崩也人皆言
宦官陳弘志所為時弘志為興元
監軍李訓為工謀召之至青泥驛
封杖殺之
李固言罷為山南西道節度使以鄭
注為鳳翔節度使　初注求鎮鳳
翔固言不可乃出固言鎮興元而
以注為鳳翔帥李訓雖因注得進
及勢位俱盛心頗忌注託以中外

苦禱而雨
雨不愁公
出游

濮陽侯王
茂元
栖曜子為
涇原節度
使初依附
鄭注注敗
茂元懼出
家貲餉兩
軍得不誅
封郡侯至

協勢以誅宦官故出注於鳳翔其實俟既誅宦官並圖注也注請禮部員外郎韋溫為副使溫不可或曰拒之必為患溫曰擇禍莫若輕拒之止於遠貶從之有不測之禍卒辭之

以王守澄為神策觀軍容使　李訓鄭注為上謀以虛名尊守澄實奪之權

以舒元輿李訓同平章事　元輿為中丞凡訓注所惡者則為之彈擊由是得為相上懲二李朋黨以貫陳及元輿皆孤寒新進故擢為相庶其無黨訓起流人期年致位宰相天子傾意任之天下事皆決於訓王涯輩承順其風指惟恐不逮

武宗會昌三年再見

姑臧男賈餗

初為京兆尹封縣男至是拜同平章事為仇士良所害

祁男王播

以戶部尚書判度支

冬十月以王涯兼榷茶使　鄭注每自負經濟之畧上問以富人之術注無以對乃請榷茶人甚苦之

殺王守澄　訓注請除守澄遣中使就第賜酖殺之訓注本因守澄以進卒謀而殺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訓注之陰狡於是元和之逆黨畧盡矣

加裴度兼中書令　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順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横甚知將敗矣

十一月李訓舒元輿鄭注等謀誅宦

封縣男時李訓謀誅宦官以璠為河東節度使及訓事敗璠歸以兵自防神策軍詭以王涯命召之璠至謂涯曰二十兄自反胡為見引涯曰五弟昔為京兆尹不漏言

官不克以鄭覃李石同平章事仇
士良殺訓注元輿及王涯賈餗等
　始注與訓謀至鎮選壯士數百
為親兵奏請入護王守澄葬仍請
令内臣盡集送之因令親兵殺之
使無遺類約既定訓與其黨謀如
此事成則注專有其功乃以郭行
餘鎮邠寧王璠鎮河東使多募壯
士為部曲以羅立言知京兆府事
韓約為金吾衛大將軍及與御史
中丞李孝本謀并注去之宰相惟
舒元輿與其謀他人莫知也及是
日上御紫宸殿百官班定韓約奏
左金吾聽事後石榴夜有甘露因
蹈舞再拜宰相亦帥百官稱賀訓
元輿勸上往觀以承天貺上許之

於王守澄
豈有今日
獨柳之禍
璠遇害士
良夷其家

先命宰相視之訓還奏非真未可
宣布上顧仇士良帥諸宦者往視
之宦者既去訓召行餘璠受敕璠
股栗不敢前獨行餘拜殿下時二
人部曲數百皆執兵立丹鳳門外
訓召之入士良等至韓約變色流
汗士良怪之俄風吹幕起執兵者
甚衆士良等驚走詣上告變訓呼
金吾衛士上殿衛乘輿者人賞錢
百緡宦者即舉軟輿迎上決殿後
罘罳疾趨北出羅立言帥京兆邏
卒三百李孝本帥御史臺從人二
百皆登殿縱擊宦官死傷者十餘
人訓知事不濟脫從吏綠衫衣之
走馬而出王涯賈𫗧舒元輿還中
書士良等知上豫其謀怨憤出不

遜語上惕懼不復言士良等命左右神策兵五百人露刃出討賊殺金吾吏卒六百餘人諸司吏卒及民酤販在中者皆死又千餘人擒舒元輿王涯王璠羅立言等繫兩軍涯年七十餘被以桎梏不勝苦自誣服與李訓等謀行大逆禁兵及坊市惡少年乘勢剽掠塵埃蔽天明日百官入朝上御紫宸殿問宰相何為不來仇士良曰王涯等謀反繫獄因以涯手狀呈上上召左右僕射令狐楚鄭覃示之悲憤不自勝謂曰是涯手書乎對曰是也命楚覃參决機務使楚草制宣告中外楚叙涯等反事浮沉仇士良等不悅由是不得為相而以覃

與李石同平章事擒獲餗孝本訓為人所殺傳其首左右神策出兵以訓首引涯璠立言餗元輿孝本獻於廟社徇於兩市命百官臨視腰斬於獨柳之下親屬皆死孩稚無遺數日之間殺生除拜皆決於中尉上不豫知也　鄭注將親兵至扶風知訓已敗復還鳳翔監軍伏甲斬之滅其家僚屬皆死右軍獲韓約斬之士良等進階遷官有差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鄭覃李石曰訓注誠為亂首但不知訓注始因何人得進宦者稍

絀搢紳賴之時中書惟有空垣破屋百物皆闕江西湖南獻衣糧百二十分充宰相召募從人石上言宰相若忠正無邪神靈所祐縱遇盜賊亦不能傷若内懷姦罔雖兵衛甚設鬼神得而誅之願止循故事以金吾卒導從凡矣其兩道所獻並乞停寢從之

十二月詔罷榷茶 從令狐楚之請也

召六道巡邊使還京師 初王守澄惡宦者田全操等六人李訓鄭注因遣分詣鹽靈等道巡邊詔六道使殺之會訓敗六道得詔皆廢不行至是召之全操等追忿訓注之謀在道揚言我入城凡儒服者當

盡殺之衆騎疾驅而入京城訛言冦至民驚走諸司奔散鄭覃李石在中書覃謂石曰耳目頗異宜出避之石曰宰相位尊望重人心所屬不可輕也今事虛實未可知堅坐鎮之庶幾可定若宰相先走則中外亂矣且果有禍亂避亦不免覃然之石坐視文案沛然自若敕使相繼傳呼閉皇城諸司門左金吾衛大將軍陳君賞曰賊至閉門未晚請徐觀其變不宜示弱至晡乃定是日坊市惡少年皆望皇城閉即欲剽掠非石與君賞鎮之京城幾再亂矣

以薛元賞為京兆尹　時禁軍暴横京兆尹張仲方不敢詰以元賞代

丙辰	
開成元年	之元賞嘗詣李石第聞石方坐聽事與一人爭辯甚喧元賞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相公紀綱四海不能制一軍將使無禮如此何以鎮服四夷即命左右擒出士良召之元賞曰屬有公事行當至矣乃杖殺之而白服以見士良曰中尉宰相皆大臣也宰相之人若無禮於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無禮於宰相庸可恕乎中尉與國同體當為國惜法元賞已囚服而來惟中尉死生之士良無可如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淄王協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加劉從諫檢校司徒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上表請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荷國榮寵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搆逆訓等實欲討除内臣兩中尉遂誣以反逆若其實有異圖亦當委之有司正其刑典豈有内臣擅領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殺傷臣欲身詣闕廷面陳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無成謹當脩飾封疆訓練士卒内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姦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士良等懼乃加從諫檢校司徒從諫復表讓曰臣之所陳繫國大體可聽則涯等宜蒙湔洗不可聽則賞典不宜妄加安有

封十六年卒子瀚許昌郡王渙馮翊郡王

徽王縱

進封三十二年卒

彭陽公令狐楚

初為左僕射封郡公兼鹽鐵等使至是數

死寃不伸而生者荷祿因暴揚仇辭位帝從

士良等罪惡士良等憚之由是鄭之拜山南

覃李石粗能秉政天子倚之亦差西道節度

以自彊　使卒謚文

三月詔京兆收葬王涯等　令狐楚子緒綯

從容奏王涯等身死族滅遺骸棄楚德棻之

捐請收瘞之上惻然久之命京兆齋也生五

收葬涯等十一人各賜衣一襲仇歲能為辭

士良潛使人發之棄骨於渭水　童累知制

夏四月以李固言同平章事　固言詰於朕奏

薦崔球為起居舍人鄭覃以為不制令尤善

可上曰公事莫相違覃對曰若宰外嚴而中

相盡同則事必有欺陛下者矣上寬待士有

與宰相語患四方表奏華而不典禮及疾甚

李石對曰古人因事為文今人以自為奏謝

文害事上與宰相論詩之工拙覃召門人李

對曰詩之工者無若三百篇皆國人作之以刺美時政王者采之以觀風俗耳不聞王者為詩也陳後主隋煬帝皆工於詩不免亡國陛下何取焉覃篤於經術上甚重之上嘗欲置詩學士李珏曰詩人浮薄無益於理乃止上謂宰相曰薦人勿問親疎朕聞竇易直為相未嘗用親故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是亦不為至公也

閏月以李聽為河中節度使 上嘗嘆曰付之兵不疑置之散地不怨惟聽為可

秋七月以魏謩為補闕 李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宫拾遺魏謩上疏曰竊聞數月以來教坊選

商隱助成之大要以甘露事誅讒者衆請霽威明洗是夕有大星實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決乃終

徐公蕭俛

襲封十八年以左僕射致仕卒

母韋賢

試以百數菲宅收市猶未已又召明治家嚴
李孝本女入宮不避宗姓大興物俛雖位宰
論臣竊惜之上即出之擢暮為補相侍左右
闕謂曰朕選市女子以賜諸王耳如褐衣時
憐孝本女孤露故收養宮中暮於性簡潔以
疑似之間皆能盡言可謂愛我不聲利為汚
忝厥祖矣命中書優為制詞以賞故輕去位
之暮徵之五世孫也後為起居舍無所籍其
人上就取記注觀之暮不可曰記居位介謹
注兼書善惡所以儆戒人君陛下持法除吏
但力為善不必觀史上曰朕嚮嘗常憂不稱
觀之對曰此向日史官之罪也若鮮所簡拔
陛下自觀史則史官必有所諱避既老家於
何以取信於後上乃止又嘗命暮洛謝賓客
獻其祖文貞公笏鄭覃曰在人不舍齊源墅
在笏上曰亦甘棠之比也　自放山野

九月復宋申錫官爵　李石為上言申錫忠直被誣未蒙昭雪上流涕曰茲事朕久知其誤當時為姦人所逼兄弟幾不能保申錫僅全腰領耳鄉使遇漢昭帝必無此冤矣鄭覃李固言亦以為言上深慙恨乃復其官爵

冬

十月貶韓益為梧州司戶　李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　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曰臣始以益頗曉錢穀故用之不知其貪乃如是上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如此則人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優游窮年

馮翊侯白居易

封晉陽男

十年授太子少傅進封馮翊縣侯至武宗會昌二年再見

十二月以盧鈞為嶺南節度使 李石言於上曰盧鈞除嶺南朝士皆相賀以為嶺南富饒之地近歲皆厚賂北司而得之今北司不撓朝權陛下宜有以襃之庶幾內外奉法此致理之本也上從之均至鎮以清惠著名

丁巳

開成二年

春三月彗星出 彗星出於張長八文餘詔撤樂減膳以一日之膳分充十日

夏四月以柳公權為諫議大夫 上對中書舍人柳公權等於便殿上舉衫袖示之曰此衣已三澣矣衆

蔣王宗儉 以皇子始封尋卒

梁王休復 敬宗第二子始封

太原公郭仲詞 釗嫡子太原公曜從孫尚饒陽公主檢校 卒

李載義 為河東節度使五年

党項 是歲侵振武

皆美上之儉德公權獨無言上問其故對曰陛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乃可以致雍熙服澣濯之衣乃末節耳上曰朕知舍人不應復為諫議以卿有諍臣風采須屈卿為之故有是命

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六月河陽軍亂逐其節度使李泳 泳長安市人寓籍禁軍以賂得方鎮所至貪殘其下不堪命故作亂

秋七月太子侍讀韋溫罷 溫晨詣東宮日中乃得見溫諫曰太子當雞鳴而起問安視膳不宜專事宴安太子不能用其言溫乃辭侍讀

冬十月國子監石經成 時上好文

襄王執中 敬宗第三子始封

紀王言揚 敬宗第四子始封

陳王成美 敬宗第五子始封至四年再見

樂平王寀

殿中少監駙馬都尉襄封郡公

鄭覃以宰相判國子祭酒依後漢蔡邕刊碑立於太學創立石壁九經諸儒校正訛謬上又令翰林勒字官校字體而乖師法故石經成後名儒多不窺之謂之蕪累 見舊唐書

李固言罷

襄王執中 子始封

均王緯 進封三十三年辛

開成三年

春正月盜射傷李石 石入朝有盜射之微傷馬驚馳歸又有盜邀擊於坊門斷其馬尾僅而得免上大驚敕中外捕盜甚急竟無所獲

以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李石罷為荊南節度使 上自甘露之變意

弘農伯楊嗣復 於陵子以同平章事封縣伯至武宗會昌

吐蕃 贊普彝泰多病不能侵邊至是卒彝泰弟達磨立荒淫殘虐國

忽忽不樂兩軍毬鞠之會什減六七或徘徊眺望或獨語歎息常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恥為凡主然與卿等議天下事則不免愁李石對曰為理不可以速成今內外小人尚多疑阻願陛下更以寬御之彼有公清奉法如劉弘逸薛季稜者陛下亦宜褒賞以勸為善上曰我與卿等論天下事有勢未得行者退但飲醇酒求醉耳石承甘露之亂人情危懼宦官恣横忘身殉國故紀綱粗立仇士良深惡之潛遣盜殺之不果石懼辭位上深知其故而無如之何從之

以李宗閔為杭州刺史　楊嗣復欲援進宗閔恐為鄭覃所沮乃先令

六年再見

人不附災異相繼吐蕃益衰

官官諷上上以語宰相覃果對曰陛下若憐宗閔只可量移若欲用之臣請避位陳夷行亦曰宗閔曩以朋黨亂政陛下奈何愛之人乃楊嗣復曰事貴得中不可但徇愛憎上曰可與一州覃曰與州太優止可洪州司馬耳因與嗣復互相詆訐以為黨上曰與一州無傷覃等退上謂魏謩曰宰相喧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覺耳李固言與嗣復李珏善故引居大政以排鄭覃陳夷行每議政之際是非鋒起上不能決也

夏五月禁諸道言祥瑞　太和之末杜悰鎮鳳翔時有詔沙汰僧尼會

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國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何常之有未幾獲白兔監軍又欲奏之悰曰野獸未馴且宜畜之旬日而斃監軍不悅畫圖獻之及鄭注代悰奏紫雲見又獻白雉是歲遂有甘露之變及悰判度支河中奏騶虞見百官稱賀上謂悰曰李訓鄭注皆因瑞以售其亂乃知瑞物非國之慶卿在鳳翔不奏白兔真先覺也對曰昔河出圖伏羲以畫八卦洛出書大禹以叙九疇皆有益於人故足尚也至於禽獸草木之瑞何時無之劉聰桀逆黃龍三見季龍暴虐得蒼麟白鹿以駕芝

蓋以是觀之瑞豈在德顧陛下尊以百姓富安為國慶自餘不足取也上善之他日謂宰相曰時和歲豐是為上瑞嘉禾靈芝誠何益於事宰相因言春秋記災異以儆人君而不書祥瑞用此故也遂詔諸道有瑞皆勿以聞亦勿申牒所司其詞饗受朝奏祥瑞皆停

秋八月義武節度使張璠卒　璠在鎮十五年為幽鎮所憚及有疾請入朝未報戒其子元益舉族歸朝毋得効河北故事及卒詔以李仲遷代之

詔神策將吏改官皆先奏聞　開成以來神策將吏遷官多不聞奏直牒中書令覆奏施行遷改殆無虛

日至是始詔皆先奏聞狀至中書
然後檢勘施行

冬十月太子永卒　初太子永之母
王德妃無寵為楊賢妃所譖而死
太子頗好遊宴昵近小人賢妃日
夜毀之上召宰相及兩省御史郎
官議廢之羣臣皆言太子年少容
有改過國本至重豈可輕動中丞
狄兼謨論之尤切至於涕泣給事
中韋溫曰陛下惟一子不教陷之
至是豈獨太子之過乎翰林及六
軍使數十人復表論之上意稍解
宦官宮人坐流死者數十人太子
猶不悛至是暴卒諡莊恪

以郭旼為邠寧節度使　上問柳公
權以外議對曰郭旼除邠寧外間

顧以為疑上曰旼尚父之姪太后叔父自金吾作小鎮外間何尤焉對曰非謂旼不應為節度使也聞陛下近取旼二女入宮有之乎上曰然入參太皇太后耳公權曰外間不知皆云旼納女後宮故得方鎮上曰然則奈何對曰獨有自南内遣歸其家則外議自息矣上即日從之

以張元益為代州刺史　易定監軍奏軍中不納李仲遷請以張元益為留後宰相議發兵討之上曰易定地狹人貧軍資半仰度支急之則無所不為緩之則自然生變但謹備四境以俟之乃除元益代州刺史頃之軍中果有異議元益出

定州

己未

開成四年

春三月司徒中書令晉文忠公裴度卒　上怪度無遺表問其家得半藁以儲嗣未定為憂言不及私度身貌不踰中人而威望遠達四夷四夷見唐使輒問度老少用捨以身繫國家輕重如郭子儀者二十餘年

夏五月鄭覃罷為右僕射陳夷行罷為吏部侍郎　上與宰相論政事夷行言不宜使威福在下李珏曰夷行意疑宰相中有弄陛下威權者耳臣屢求退苟得王傅臣之幸

陳王成美

封三年立為皇太子明年再見

鄜王憬

封十九年卒子溥平陽郡王

晉公裴度

封二十三年為河東節度使有疾求歸東都勞賜旁午以司徒中書令卒謚文忠後配享憲宗廟廷五子識諗知名讓襲晉公

回鶻

回鶻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兵共攻彰義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㕎馺特勒為可汗會歲疫大雪羊馬多死回鶻遂衰

也鄭覃曰陛下開成元年二年政事殊美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鄭覃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罪皆在臣因叩頭曰臣不敢更入中書遂趨出上召還勞之覃起謝曰此乃嗣復不容臣耳嗣復曰覃言政事一年不如一年非獨臣應得罪亦上累聖德退三上表辭位上召出之而罷覃及夷行覃性清儉夷行亦耿介故嗣復等深疾之

以姚勗檢校禮部郎中　上以鹽鐵推官姚勗能鞫疑獄命權知職方員外郎右丞韋温奏郎官朝廷清選不宜以賞能吏上乃以勗檢校禮部郎中仍充舊職楊嗣復曰温

卑封歷涇原鳳翔等六節度使諡終太子少師封河東郡公

初度留守東都以閑暨攬威播紳道喪不復有經濟意乃治第東都集賢里沼石林叢岑巒幽勝午橋作

日本

是年國王仁明遣使入貢

吐蕃

是年達磨贊普遣論集熱入朝獻玉器羊馬自是其國中地震裂岷山崩洮水逆流

志在澄清流品若有吏能者皆不得清流則天下之事孰為陛下理之恐似衰晉之風然上素重溫終不奪其所守

秋七月以崔鄲同平章事

冬十月立陳王成美為皇太子　楊妃請立皇弟安王溶為嗣上謀於宰相李珏非之乃立敬宗少子成美為皇太子上幸會寧殿作樂有童子緣橦一夫來往走其下如狂上怪之左右曰其父也上泫然流涕曰朕貴為天子不能全一子召教坊劉楚材宮人張十十等數人責之曰構害太子皆爾曹也付吏殺之因是感傷舊疾遂增十一月疾少間坐思政殿召當直學士周

別墅具燠館涼臺號綠野堂度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為文章把酒相歡不問人間事而帝知度年雖及神明不衰每大臣自洛來必問度安否復詔度節度河東

三日鼠食稼饑疫死者相枕藉

塤問曰朕可方前代何主對曰陛下堯舜之主也上曰朕豈敢比堯舜所以問卿者何如周赧漢獻耳塤驚曰彼亡國之主豈可比聖德上曰赧獻受制於彊諸侯今朕受制於家奴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因泣下霑襟塤伏地流涕自是不復視朝

是歲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五十二

度以老疾辭帝使宣諭曰為朕臥護北門可也歷事四朝以全德終

凉公李聽

封十二年為河中節度使以疾求還拜太子太保卒子瑑

贊皇男李珏

以同平章事封縣男武宗時貶昭州刺史宣宗立內徙郴舒歷河陽淮南節度使卒謚貞穆珏甫冠舉明經李絳見之曰日

角珠庭非庸人相明經碌碌非子所宜乃更舉進士高第及為相與楊嗣復李固言善鄭覃等更持議好惡相影和朋黨益熾珏性寡欲早喪妻不置妾侍門無餽餉

庚申

開成五年

春正月立穎王瀍為皇太弟廢太子成美為陳王　上疾甚命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引楊嗣復李珏至禁中欲奉太子監國中尉仇士良魚弘志以太子之立功不在已乃言太子幼且有疾矯詔立瀍為太弟以成美沖幼復封陳王瀍沈毅有斷喜慍不形於色與安王溶皆素為上所厚

帝崩太弟殺陳王成美遂即位　上崩仇士良說太弟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戚服諫議大夫裴夷直上言期日太遠不聽時士良等追怨文宗

穎王瀍

封二十年立為皇太弟遂即位是為武宗

安王溶

封二十年初莊恪太子卒楊賢妃請於文宗欲以溶為嗣至是仇士良說太弟賜溶

宦者仇士良

累授開府儀同三司兼內謁監以立武宗功封楚國公實封三百戶至武宗會昌三年再見

何進滔

為魏博節度使十二年卒詔以其子重順知留後至武宗會昌元年再見

回鶻

盧馺特勒既為可汗別將句錄莫賀引黠戛斯十萬騎攻盧馺特勒及掘羅勿殺之諸部逃散盧馺凡弟沒嗢斯等帥衆抵天德塞下貿穀食且求

夷直復上言陛下繼統宜速行喪禮早議大政以慰天下而未及數日屢誅戮先帝近臣驚率土之視聽傷先帝之神靈人情何瞻國體至重若使此輩無罪固不可刑若其有罪旬日何晚不聽

歐陽修曰文宗恭儉儒雅出於天性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即位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相率漏下十一刻凡除吏必召見訪問親察其能否故太和之初政事修飭號為清明然其仁而少斷承父兄之弊宦官撓權制之不得其術甘露之事禍及忠良不勝憤憤飲恨而已由此

陳王成美

文宗立為太子二年仇士良立穎王瀍為太弟復廢成美為陳王尋賜死子儼宣城郡王

杞王峻

黠戛斯

初伊吾之西焉耆之北有黠戛斯部落即古之堅昆唐之結骨也乾元中為回鶻所破不通中國其君長曰阿熱建牙青山去

言之其能毅剛弘志亦足以伸其志也

武宗子以皇子封

夏五月楊嗣復罷以崔珙同平章事

秋八月葬元聖昭獻孝皇帝於章陵廟號文宗

李珏罷九月以李德裕同平章事

初上之立非宰相意故楊嗣復李珏相繼罷去召德裕而相之德裕入謝言於上曰致理之要在於辯羣臣之邪正夫邪正二者勢不相容正人指邪人為邪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辯之甚難臣以為正人如松栢特立不倚邪人如藤蘿非附他物不能自起故正人一心事君而邪人競為朋黨先帝深知朋黨之患然所用卒皆朋黨之人

彭原公程

進封十八年武宗以為東都留守卒謚繆

子邪程擢進士宏辭賦日五色造語警拔士流推之調藍田尉縣有滯獄十年程

回鶻牙索馳行四十日其人悍勇吐蕃回鶻常賂遺之假以官號回鶻既衰阿熱始自稱可汗回鶻擊之連兵二十餘年數為所敗至是黠戛斯攻回鶻大破之殺盧馺

入也夫宰相不能人人忠良或為欺罔主心始疑於是旁詢小人以察執政如德宗末年所聽任者惟裴延齡輩此政事所以日亂也陛下誠能慎擇賢才以為宰相有姦罔者立黜去之常令政事皆出中書推心委任堅定不移則天下何憂不理哉又曰先帝於大臣好為形迹小過皆含容不言日累月積以至禍敗願陛下以為戒臣等有罪當面詰之小過則容其悛改大過則加之誅譴如此君臣之際無疑間矣上嘉納之初德裕在淮南敕召監軍楊欽義人皆言必知樞密德裕待之無加禮欽義銜之德

入為翰林學士學士入署常視日影為候程性嬾日過八塼乃至時號八塼學士

滎陽公鄭覃

封六年為尚書左僕

棼其牙帳蕩盡乃悉收其寶貨并得太和公主遂徙牙牢山之南

裕一日延之堂中贈以珍玩數牀欽義大喜過望行至汴州詔復還淮南欽義盡歸德裕所贈德裕卒與之後欽義竟知樞密德裕柄用願有力焉

冬十月黠戛斯攻回鶻破之回鶻嗢沒斯歘塞求內附

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卒子重順知留後

蕭太后徙居積慶殿

十一月以裴夷直為杭州刺史事新天子即位兩省官同署名上之即位也夷直漏名由是出為刺史

以李中敏為婺州刺史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為千牛

射李德裕為相欲援覃共政覃固辭授司空致仕卒子裔綽覃於經術該深醇篤守正文宗尤重之每故侍講以厚風俗黜朋比為言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

給事中李中敏判曰開府階誠宜清正退約
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慚恚未嘗與人
李德裕亦以中敏為楊嗣復之黨抑然疾惡
惡之出為刺史

多所不容
世以為太
過憚之

辛酉

武宗皇帝會昌元年

諱瀍會昌末改名炎穆宗第五
子在位六年年三十三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回鶻立烏介可汗
三月以陳夷行同平章事
殺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
李珏遠州刺史裴夷直驩州司馬
弘逸季稜有寵於文宗仇士良

何重順
為魏博留後二年授節度使至會昌三年再見

史元忠

回鶻
回鶻十三部立烏希特勒為烏介可汗南保錯子山會黠戛斯遣使送太和公主歸

惡之上之立非二人及宰相意故嗣復李珏既罷士良屢譖弘逸等勸上除之於是賜二人死仍遣中使就誅嗣復及珏杜悰開之奔馬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新即位茲事不宜手滑德裕乃與崔珙崔鄲陳夷行三上奏曰德宗疑劉晏動搖東宮而殺之中外咸以為寃德宗後悔錄其子孫文宗疑宋申錫交通藩邸竄謫至死既而追悔為之出涕嗣復等若有罪當先行訊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遽遣使誅之人情震駭願開延英賜對遂入泣涕極言上命之坐者三德裕等曰臣等願陛下免二人於死勿使既死而衆以為寃今未奉聖

為盧龍節度使七年為裨將陳行泰所害

張仲武

為雄武軍使時盧龍軍將陳行泰殺其節度使史元忠未幾牙將張絳殺行泰表求節鉞朝廷未許仲武

唐烏介邀擊殺其使者復得太和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詔遣使慰問以二萬斛米賑之

黠戛斯

阿熱可汗自謂李陵之後與唐同姓既破

吉臣等不敢坐久之上乃曰朕特為卿等釋之德裕等躍下階舞蹈上召升坐歎曰朕嗣位之際宰相何嘗比數李珏季稜志在陳王嗣復弘逸志在安王陳王猶是文宗遺意安王則專附楊妃鄉使安王得志朕那復有今日德裕等曰茲事曖昧虛實難知遂追還二使更貶嗣復等

遣其屬吳仲舒入朝請以本軍擊絳詔即以仲武知留後仲武擊幽州克之明年再見

回鶻得太和公主遣達干十人奉以還朝回鶻烏介邀殺達干奪公主去

夏

六月詔羣臣言事毋得乞留中

詔臣下言人罪惡並應請付御史臺按問毋得乞留中以杜讒邪其後上復謂宰相曰文宗好聽外議諫官言事多不著名有如匿名書李德裕曰臣頃在中書文宗猶不爾此乃李訓鄭注教文宗以術御

下遂成此風人主但當推誠任人有欺罔者威以明刑孰敢哉上善之

以何重順為魏博節度使

上受法籙於趙歸真　上命道士歸真等於三殿建九天道場親受法籙拾遺王哲切諫坐貶

秋九月詔河東振武備回鶻　天德軍使田牟欲擊回鶻以求功奏稱回鶻叛將嗢沒斯等侵逼塞下請自出兵驅逐上命朝臣議之議者以為擊之便李德裕曰窮鳥入懷猶當活之況回鶻屢建大功今為鄰國所破遠依天子未嘗犯塞奈何乘其困而擊之宜遣使者鎮撫賜以糧食此漢宣帝所以服呼韓

邪也陳夷行曰此所謂借冦兵資盜糧也不如擊之德裕曰今天德城兵纔千餘若戰不利城陷必矣不若以恩義撫而安之必不為患上問德裕嗢没斯降可保信乎對曰朝中之人臣不敢保況敢保數千里外戎狄之心乎然嗢没斯自去年九月至天德今年二月烏介始立自無君臣之分豈可謂之叛將願且詔河東振武嚴兵保境以備之仍詔田牟毋得邀功生事從之

以牛僧孺為太子太師 先是僧孺鎮襄陽漢水溢壞民居李德裕以為僧孺罪而廢之

盧龍軍亂冬十月雄武軍使張仲武

討平之詔以仲武知留後　初盧龍軍亂殺節度使史元忠推牙將陳行泰主留務表求節鉞李德裕曰河朔事勢臣所熟諳比來朝廷遣使太速故軍情遂固若置之數月不問必自生變今請勿遣使以觀之既而軍中果殺行泰立張絳復求節鉞朝廷亦不問會雄武軍使張仲武起兵擊絳且遣軍吏吳仲舒奉表以聞詔宰相問狀仲舒言行泰絳皆遊客故人心不附仲武幽州舊將性忠義通書習事人心向之計今軍中已逐絳矣李德裕問雄武士卒幾何對曰軍士土團合千餘人德裕曰兵少何以立功對曰在得衆心不在兵多德裕

又問萬一不克如何對曰幽州糧食皆在媯州及北邊七鎮萬一未能入則據居庸關絶其糧道幽州自困矣德裕奏行泰絳皆使大將上表請朝廷遣節鉞故不可與今仲武表請討亂與之有名乃以仲武知盧龍留後仲武尋克幽州

十一月遣使訪問太和公主　李德裕言回鶻破亡太和公主未知所在若不遣使訪問則戎狄必謂國家降主虜庭本非愛惜既負公主又傷虜情請遣使齎詔詣嗢沒斯令轉達公主從之

崔鄲罷

十二月遣使慰問回鶻烏介可汗

初黠戛斯破回鶻得太和公主遣

達干十人奉以歸唐回鶻烏介可汗引兵邀擊殺達干質公主南度磧屯天德軍境上公主遣使上表為可汗求冊命烏介又使其相上表借振武一城以居上乃遣使慰問賑米二萬斛賜敕書諭以宜帥部衆漸復舊疆漂寓塞垣殊非良計又云借城未有此比或欲但求駐援亦須於漠南駐止朕當許公主入覲親問事宜儻須應接必無所吝尋遣使行冊命而烏介屢擾邊境遂不果行

壬戌

會昌二年

春正月以張仲武為盧龍節度使

二月以李紳同平章事

益王峴

第二皇子為始封

張仲武

為盧龍留後二年詔

回鶻

烏介可汗恃横水殺

以柳公權為太子詹事　散騎常侍
公權素與李德裕善崔珙奏為集
賢學士德裕以恩非已出因事左
遷之
三月以劉沔為河東節度使　初上
以回鶻近塞遣兵部侍郎李拭巡
邊察將帥能否拭還稱沔有威畧
可任大事遂以沔鎮河東
夏四月嗢沒斯帥衆來降　嗢沒斯
以回鶻相赤心桀黠難知先告天
德軍使田牟云赤心謀犯塞乃誘
殺之那頡啜收衆東走牟奏回鶻
侵擾不已已出兵拒之李德裕曰
田牟殊不知兵戎狄長於野戰短
於攻城牟但應堅守以待諸兵集
今全軍出戰萬一失利城中空虛

兗王岐
第三皇子
始封

德王嶧
第四皇子
始封

昌王嵯
第五皇子
始封

趙公李紳
以同平章
事進尚書

以為節度
使擊回鶻
那頡啜兵
大破之加
檢校兵部
尚書至宣
宗大中元
年再見

掠甚衆轉
側天德振
武間唐諸
道出兵合
擊回鶻王
子嗢沒斯
帥衆內附
詔以為左
金吾大將
軍懷化郡
王以所部
為歸義軍
賜姓李氏
賜名思忠
其弟阿歷
支名思貞

何以自固望亟遣中使止之如已交鋒即詔塞下羌渾各出兵奮擊而詔田牟招誘降者轉致太原不可畱於天德嗢沒斯情偽雖未可見知然要早加官賞令諸蕃知但責可汗犯順非欲盡滅回鶻石雄善戰無敵請以為天德副使佐田牟用兵上皆從之嗢沒斯帥其衆二千餘人來降

右僕射封郡公至會昌六年再

馮翊侯白居易

以刑部尚書致仕卒諡文

羣臣上尊號 上信任李德裕仇士良惡之會上受尊號將御樓宣赦士良揚言於衆曰宰相與度支議減禁軍衣糧芻粟如此軍士必於樓前諠譁德裕聞之自訴於上上怒遽遣中使宣諭兩軍初無此事且敕出朕意非由宰相爾安得此

居易敏 絕人未冠謁顧況況恃才少所推可見其文

習勿啜名思義烏羅思名思禮賜國相愛耶勿姓名愛弘順仍以為歸義軍副使烏介復侵大同川為李忠順李思忠所敗

黠戛斯

阿熱可汗遣將至天

言士良乃惶愧稱謝
五月以嗢沒斯為懷化郡王　賜姓
李氏名思忠以其所部為歸義軍
張仲武擊回鶻破之　那頡啜南趣
雄武軍窺幽州仲武遣兵迎擊大
破之降其七千帳那頡啜走烏介
殺之時烏介衆尚十萬駐於大同
軍北表求糧食牛羊且請執送嗢
沒斯等詔報糧食聽於振武糴三
千石牛稼穡之資中國禁人屠宰
羊出於北邊雜虜國家未嘗料調
嗢沒斯自本國初破先投塞下已
受其降難將信義前可汗正以猜
虐無親致内離外叛今可汗失地
遠客尤宜深矯前非若復骨肉相
殘則左右誰敢自保

自失曰吾
謂斯文遂
絶今復得
子奐憲宗
時居易被
遇所言事
多見聽可
為當路所
忌遂擯斥
放意文酒
興弟行簡
從祖弟敏
中居東都
履道里疏
沼種樹構
石樓香山

吐蕃

德軍言先
遣達千奉
公主歸唐
至今無聲
問今出兵
求索期于
必得又言
將從就合
羅川居回
鶻故國兼
已得安西
北廷達靼
等五部落

六月陳夷行罷
秋七月以李讓夷同平章事
八月回鶻入寇詔諸道出兵禦之
先是屢詔烏介可汗帥衆北還烏介不奉詔至是突入大同川驅掠河東雜虜牛馬數萬轉闘至雲州
詔諸道發兵俟來春討之賜可汗書曰可汗來投撫納備至今尚近塞未議還蕃侵掠雲朔鈔擊羌渾中外將相咸請誅翦朕情深屈已未恐幸災可汗宜達擇良圖無貽後悔又命李德裕代劉沔荅回鶻相書曰回鶻遠來依投當效呼韓邪遣子入侍身自入朝而乃睥睨邊城桀驁自若求援繼好豈宜如是來書又云胡人易動難安若令

盤八節灘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暮節惑浮屠道尤甚稱香山居士嘗與胡杲等燕集皆高年不仕者人慕之繪為九老圖居易於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初與元稹酬詠

達磨贊普卒初達磨有佞幸之臣以為相達磨卒無子佞相立其妃綝氏兄子乞離胡纔三歲首相結都那見之不拜曰贊普宗族甚多而立綝氏子國人誰服其令鬼

忿怒不可復制回鶻為紇吃斯所破遺骸棄於草莽墳墓隔在天涯忿怒之心不施於彼而蔑棄仁義逞志中華昔郅支不事大漢竟自夷滅往事之戒得不在懷德裕上言若如前詔俟來春驅逐回鶻則秉彼羸用而官軍免盛寒之苦若慮河冰既合回鶻復有馳突須早驅逐則當及天時未寒決策於數日之間令聞外議互有異同若不一詢羣情終為浮辭所撓乃詔公卿集議議者多以為宜俟來春初奚契丹羈屬回鶻各有監使督貢賦且詗唐事至是仲武遣牙將石公緒統二部殺其監使回鶻移營避之振武節度使李忠順與李思

號元白積卒又與劉禹錫齊名號劉白其始生七月能展書姆指之無兩字雖試百數不差九歲暗識聲律其篤於文章蓋天稟云

河東公柳

神誰饗其祀國必亡矣拔刀剺面慟哭而出使相殺之國人憤怒其將論恐熱悍忍多詐以誅綝妃使相為名自稱國相舉兵至渭州遇國相尚思羅屯薄寒山恐熱擊

忠進擊破之

以白敏中為翰林學士　上聞白居易名欲相之以問李德裕德裕素惡居易乃言居易衰病不任朝謁其從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故有是命

冬十一月遣使賜太和公主冬衣　上遣使入回鶻賜公主冬衣仍命李德裕為書賜公主曰先朝割愛降婚義寧家國今回鶻所為甚不循理姑為國母足得指揮若不稟命則是棄絕姻好自今已後不得以姑為詞

以高少逸為給事中鄭朗為諫議大夫　初上頗好畋獵及武戲五坊小兒賞賜甚厚嘗謁郭太后從容

公權

公綽弟以太子詹事改賓客累封郡公至懿宗咸通元年再見

之思羅奔松州恐熱遂屠渭州追擊思羅於松州殺之盡併其衆合十餘萬自渭至松所過殘滅

問為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閲諫疏多以遊獵為言自是出畋稍稀五坊無復横賜至是復幸涇陽校獵諫官高少逸鄭朗諫曰陛下比來遊獵稍頻出城太遠侵星夜歸萬幾曠廢上改容謝之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乃進遷以賞之

癸亥

會昌三年

春正月劉沔大破回鶻迎太和公主以歸　回鶻侵逼振武沔遣石雄帥沙陀朱邪赤心三部襲其牙帳沔自以大軍繼之雄至振武登城

濮陽侯王茂元
封九年從河陽節度

何弘敬
為魏博節度使三年本名重順賜今名加

劉從諫
為昭義節度使十八年卒初從諫累表言

回鶻
烏介可汗帥衆侵振武為唐將石雄所襲

望回鶻見氊車數十乘從者類華人使諜問之曰公主帳也雄使諜告之曰公主至此當求歸路今將出兵擊可汗請公主駐車勿動雄乃鑿城為十餘穴引兵夜出攻可汗牙帳可汗走雄追擊大破之於殺胡山可汗遁去雄迎公主以歸

二月庚申朔日食

黠戛斯遣使獻馬

黠戛斯遣使獻名馬二詔太僕卿趙蕃飲勞之上欲就求安西北庭李德裕等言安西去京師七千餘里北庭五千餘里借使得之當復置都護戍兵萬人不如此兵於何處追發饋運從何道得過此乃用實費以易虛名非計也上乃止

使討劉稹巳萬善屢為稹所破朝廷以茂元兵寡命王宰為副使以兵援之茂元尋卒謚威

宦者仇士良

封楚國公四年進觀

東面招討使討劉稹弘敬倚稹相脣齒逗遛不進聞朝廷命王宰將忠武全軍由魏傳趣磁州將入境弘敬恐軍中有變即出師攻枝肥鄉平恩加檢校僕射明年再見

仇士良罷惡士良亦言從諫窺伺朝廷及帝即位從諫有馬高九尺獻之帝不受從諫以為士良所為怒殺其馬由是與朝廷相猜恨遂招納亡命繕完兵械鄰境皆潛

盡棄輜重走雄追擊可汗於殺胡山可汗被瘡與數百騎遁還雄取太和公主而去可汗保黑車子族潰兵多詣幽州降唐

黠戛斯

阿熱可汗遣使者注

崔珙罷
太和公主至京師　公主至京師詔
宰相帥百官迎謁　公主詣光順門
去盛服脫簪珥謝和蕃無狀之罪
上遣中使慰諭然後入宮
三月以趙蕃為安撫黠戛斯使　初
黠戛斯求冊命上恐其不脩臣禮
復求歲遺及賣馬李德裕曰回鶻
有平安史之功故有歲賜和市黠
戛斯未嘗有功於中國豈敢邀求
賂遺乎若慮其不臣當與之約必
稱臣敘同姓執子孫禮乃行冊命
上以為然乃以趙蕃為安撫使命
德裕草書賜之
贈悉怛謀右衛將軍　李德裕追論
悉怛謀事云維州據高山絕頂三

軍容使以
疾辭罷為
內侍監固
請老詔可
壽卒　士
良殺二王
一妃四宰
相貪酷二
十餘年死
之明年有
發其家藏
兵數千詔
削士良官
爵籍其家

王元逵
為成德節
度使九年
詔以為招
討使討劉
稹詔下即
日出師技
宣務壁破
賊援軍於
堯山攻邢
州降之遷
檢校司徒
同平章事
明年再見

為之備至
是從諫疾
謂妻曰吾
以忠直事
朝廷朝廷
不明我志
我死他人
主此軍則
吾家無炊
火矣乃與
幕客謀效
河北諸鎮
以弟從素
之子稹為
都知兵馬
使

金吾索獻
名馬於唐
帝引對班
在渤海使
者上帝命
趙蕃為安
撫使可汗
壽復遣使
入貢帝賜
書諭以速
平回鶻黑
車子乃行
冊命

吐蕃

面臨江存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惟此獨存吐蕃潛以婦人嫁此州門者二十餘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遂為所陷號無憂城從此得以併力西邊憑陵近甸韋臯欲經畧河湟須此城為始急攻數年卒不可克臣初到西蜀空壁來歸南蠻震懾山西八國皆願內屬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餘里舊地當時不與臣者望風疾臣詔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臣累表陳論乞垂矜捨答詔嚴切竟令執還將吏對臣無不隕涕蕃帥即以此人戮於境上絕忠欵之路快兇虐之情乞追奬忠魂各加褒贈故有是命

劉稹

右驍衛將軍從素子從諫以為嗣令主軍事置大將王協郭誼等佐稹從諫卒稹秘不發喪王協為稹謀遣將求醫於朝中人與醫至稹辭以相公

鄯州節度使尚婢婢好讀書不樂仕進國人敬之年四十餘彝泰贊普強起之使鎮鄯州婢婢寬厚沈勇有謀畧訓練士卒多精勇至是論恐熱謀篡國恐婢婢襲其後

夏四月李德裕乞罷不許　德裕乞閑局上曰卿每辭位使我旬日不得所今大事皆未就卿豈得求去

昭義節度使劉從諫卒其子稹自為留後詔諸道發兵討之　初從諫以弟之子稹為都知兵馬使至是從諫卒稹秘不發喪逼監軍崔士康奏稱從諫疾病請命其子稹為留後上遣供奉官薛士幹往諭從諫使就東都療疾遣稹入朝宰相諫官多以為回鶻餘燼未滅邊境猶須警備復討澤潞國力不支李德裕獨曰澤潞事體與河朔三鎮不同河朔習亂已久人心難化是故累朝以來置之度外澤潞近處腹心一軍素稱忠義如李抱真成

不任拜詔後使者薛士幹至不閒從諫疾若知其已死者邪誼等乃大出軍迎候請如河朔故事將吏扶稹出見乃發喪帝詔稹護喪還東都稹不奉詔帝怒削從諫及

舉兵擊之婢婢謂其下曰恐熱之來以我為不足屠也不如迎伏以驕之乃遣使犒師且致書深自卑屈恐熱喜曰婢婢惟把書卷安知用兵待吾得國當位以宰相坐

立此軍德宗猶不許承襲敬宗不恤國務宰相又無遠畧劉悟之死因授從諫使其跋扈垂死之際復以兵權擅付豎子若又因而授之則諸鎮誰不思効其所為天子威令不復行矣上曰卿以何術制之果可克否對曰稹所恃者三鎮但得鎮魏不與之同則稹無能為也若遣重臣往諭王元逵何弘敬以河朔自艱難以來列聖許其傳襲已成故事與澤潞不同今將加兵澤潞不欲更出禁軍其山東三州委兩鎮攻之賊平之日將士當厚加官賞苟兩鎮聽命不從旁阻撓官家則稹必成擒矣上喜曰吾與德裕同之保無後悔遂決意討稹

稹官爵發之於家亦諸道兵進無所用也封於是河乃引兵歸陽王茂元婢婢笑曰以兵屯蕩我國無主善河東劉則歸大唐沔守昂車豈能事此關壁榆社犬鼠乎成德王元論恐熱屯逵守臨洺大夏川婢掠堯山河婢遣其將中陳夷行麗結心等守翼城侵將精兵五冀氏元逵蕩擊之伏引兵侵克兵於阻以邢州魏博千騎登山

羣臣言者不復入矣上命德裕草詔賜元逵弘敬曰澤潞一鎮與鄉事體不同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但能顯立功效自然福及後昆上稱其語要切又賜張仲武詔令專禦回鶻元逵弘敬得詔悚息聽命士幹入境不問從諫之疾直為已知其死之意都押牙郭誼等大出兵迎之請用河朔事體遂扶積出見將士發喪不受敕命黃州刺史杜牧上李德裕書曰上黨叛逆鎮魏雖盡節效順不過圍一城攻一堡係纍稚老而已若使河陽萬人為壘窒天井之口高壁深塹勿與之戰只以忠武武寧兩軍帖以青州五千精甲宣潤二千弩

何弘敬取肥鄉平恩
飛矢繫書罵怨熱恐
積遣將薛茂卿攻破
熱怒將兵數萬追之
茂元斜斗伏發斷其
寨焚掠小寨一十七
歸路夾擊之恐熱大
又遣牙將張巨劉公
取單騎遁
直等攻萬善茂元欲
歸
走會日暮
覔項
巨軍自驚是處侵監
潰王宰拔天井關進
州
破劉公直

手徑擒上黨不過數月必覆其巢穴矣悟有功稹不宜亟誅請下百官議上曰悟當時廹於救死耳非素心徇國也藉使有功父子為將相二十餘年國家報之足矣稹何得復自立朕以為有功當顯賞有罪亦不可苟免也德裕又以分司賓客李宗閔與從諫交通不宜寘之東都奏以為湖川刺史制削奪從諫及稹官爵以元逵弘敬為招討使與河東節度使劉沔河陽節度使王茂元合力攻討先是河北諸鎮有自立者朝廷必先有弔祭使冊贈使宣慰使繼往商度然後用兵故常及半載軍中得以為備至是宰相亦欲遣使上即下詔封

稹陵川劉沔又取石會關稹懼因洺州刺史李恬移書李石乞歸命帝命石答書令面縛境上稹不出明年再見

之元逵即日出師北趙州又詔以李彥佐為晉絳行營招討使

以崔鉉同平章事　上夜召學士韋琮以鉉名授之令草制宰相樞密皆不之知時樞密使劉行深楊欽義皆愿慤不敢預事老宦者尤之曰此由楊劉懦怯墮敗舊風故也

築望仙觀於禁中

六月內侍監仇士良致仕　上外尊寵士良內實忌之士良頗覺遂以老病致仕其黨送歸私第士良教之曰天子不可令閑暇宜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更及他事然後吾輩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讀書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疏斥矣其黨拜

謝而去
秋七月以盧鈞為昭義節度使　朝
廷以鈞在襄陽有惠政得衆心故
使領昭義以招懷之
遣御史中丞李回宣慰河北三鎮
詔遣回宣慰河北令幽州早平回
鶻鎮魏早平澤潞回至河朔弘敬
元逵仲武皆具櫜鞬郊迎立於道
左不敢令人控馬讓制使先行自
兵興以來未之有也回明辯有膽
氣三鎮無不奉詔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副使　李
德裕言歸日河朔用兵諸道利於
出境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借一
縣一柵據之自以為功坐食轉輸
延引歲時今請詔諸軍令王元逵

取邢州何弘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李彥佐劉沔取潞州毋得取縣上從之彥佐行甚緩德裕請賜詔切責仍以石雄爲副因以代之

王元逵奏破昭義兵拔宣務栅　元逵奏拔宣務栅擊劉稹敗之詔加元逵平章事切責李彥佐劉沔王茂元使速進兵且稱元逵之功以激厲之

八月昭義大軍李丕降　議者或謂賊故遣丕降欲以疑誤官軍李德裕曰自用兵半年未有降者今安問誠之與詐且須厚賞以勸將來但不可置之要地耳

詔王宰趣磁州何弘敬拔肥鄉平恩

王元逵前鋒入邢州境已踰月

弘敬猶未出師元逵密表弘敬懷兩端李德裕言忠武屢戰有功軍聲頗振王宰年力方壯謀畧可稱請詔弘敬以河東河陽未能進軍賊屢出兵焚畧晉絳今遣王宰將忠武全軍徑魏博抵磁州以分賊勢弘敬必懼此攻心伐謀之術也從之弘敬蒼黃出師拔肥鄉平恩殺傷甚衆上曰弘敬已拔兩縣可釋前疑既有殺傷雖欲持兩端不可得已

昭義兵陷科斗寨　劉稹使牙將薛茂卿拔河陽科斗寨距懷州十餘里議者鼎沸以為澤潞不可取上亦疑之李德裕曰小小進退兵家之常願陛下勿聽外議則成功必

奥上乃謂宰相曰為我語朝士有上疏沮諫者我必於賊境上斬之議者乃止

九月以王宰兼河陽行營攻討使敬昕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奏河陽兵力寡弱茂元習吏事而非將才復有疾請以宰為河陽行營攻討使使亟以軍援河陽兼可臨制魏博茂元尋卒德裕奏河陽節度先領懷州刺史常以判官攝事割河南五縣租賦隸河陽今不若遂以五縣置孟州其懷州别置刺史俟昭義平日仍割澤州隸河陽則太行之險不在昭義而河陽遂為重鎮東都無復憂矣上采其言以昕為河陽節度使宰將行營以扞

敵斯供饋餉而已

以石雄為晉絳行營節度使　雄代李彥佐之明日即引兵踰烏嶺破五寨殺獲千計上得捷書喜甚謂宰相曰雄真良將德裕因言比年潞州市有男子磬折唱曰石雄七千人至矣劉從諫以為妖言斬之破潞州者必雄也詔賜雄帛雄悉置軍門自取一匹餘悉分將士故士卒樂為之致死

冬十月以劉沔為義武節度使李石為河陽節度使　沔與張仲武有隙故從之

十一月以兗王岐為安撫党項大使李回副之　邠寧奏党項入寇李德裕奏聞党項分隸諸鎮剽掠於

此則逃亡歸彼諸節度利其駝馬不為擒送以此無由禁戢請以皇子兼領諸道擇廉幹之臣副之居於夏州理其辭訟故有是命

十二月王宰克天井關　忠武軍素號精勇宰治軍嚴整賊甚憚之昭義將薛茂卿以科斗寨之功意望起遷或謂劉稹曰留後所求者節耳茂卿深入多殺激怒朝廷此節所以來益遲也由是無賞茂卿愠懟密與宰通宰引兵攻天井關茂卿小戰遽走宰遂克之茂卿入澤州密使諜召宰進攻當為内應宰疑不敢進稹誘茂卿殺之以劉公直代茂卿宰進擊破之

河東克石會關　洺州刺史李恬石

從凡也以書與石云積願舉族歸命石以聞李德裕言今官軍四合賊勢窮蹙故偽輸誠款冀以緩師宜詔石荅恬書云前書未敢聞奏若郎君誠能悔過面縛境上石當親往受降護送歸闕若虛為誠款則石必不敢以百口保人仍望詔諸道乘其上下離心速進兵攻討上從之

甲子

會昌四年

春正月河東都將楊弁作亂討平之

初河東行營兵馬使王逢奏乞益榆社兵討河東以兵二千赴之時河東無兵李石召横水戍卒千

衛公李德裕　封贊皇伯十二年為

何弘敬　為魏博節度使四年昭義洺州守將王釗

劉稹　自稱留後二年時楊弁亂與稹從約為兄弟

黠戛斯　可汗遣使入貢言欲徙居回鶻牙帳且請

五百人使楊弁將之詣逢先是軍士出征人給絹二匹劉沔之去竭府庫自隨石初至軍用乏以巳絹益之人纔得一匹時巳歲盡軍士求過正旦而行監軍呂義忠趣之弁遂作亂石奔汾州弁據軍府使其姪詣劉稹約為兄弟石會關守將復以關降於稹朝議喧然言兩地皆應罷兵王宰又言遊奕將得劉稹表有意歸附若許招納乞降詔命李德裕言宰擅受稹表似欲擅招撫之功昔韓信破田榮李靖擒頡利皆因其請降潛兵掩襲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建立奇功實在今日必不可以太原小擾失此事機望即遣使督其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以平澤潞功拜太尉進封趙國公德裕陳先臣封於趙冢孫寬中始生宇曰三趙將傳檄不及支庶臣先世嘗居汜願得封衛從之改封衛至宣宗

礠州守將安玉晉降於弘敬澤路平加同平章事至懿宗咸通七年再見

王元逵

為成德節度使十年昭義邢州守將裴問降於元逵祀山兵馬

石會關守將楊珎復以關降稹稹因王宰表請歸命帝不許河中節度使石雄拔良馬等三寨一堡兵馬使王逢擊稹將康良佺敗之時稹押牙王陽兵馬使李士貴用

會兵擊回鶻

吐蕃

論恐熱之將岌藏豐贊惡恐熱殘恐率所部降於尚婢婢恐熱發兵擊婢婢於鄯州婢婢分兵拒之恐熱退保東谷婢婢為木

進兵必稹與諸將舉族面縛方可受納兼密諭石雄以宰若納稹則雄無功可紀當於垂成之際自取奇功又為相府與宰書言昔王承宗雖逆命猶遣子弟奉表入朝憲宗猶未之許今稹置章表於衢路之間遊奕將不即毀除實恐非是況稹與楊弁通姦逆狀如此而將帥受之是私恩歸於臣下不赦在於朝廷事體之間交恐不可自今更有章表宜即所在焚之惟面縛而來始可容受德裕又上言太原人心從來忠順止是虛貧賞犒不足況千五百人何能為事必不可縱且用兵未罷深慮所在動心望詔李石還赴太原召兵討亂上皆

大中三年

再見

使魏元談等亦詰元逵降元逵以元談久不下殺之澤潞平加太子太師進太原郡公至宣宗大中九年再見

事尋聚貲財將士有功無賞人心離怨王協薦玉劍為洺州兵馬使得衆心而不遵稹約束稹召之不至協又請稅商人每州遣軍將一人主之并籍編戶家貲十分取

糧圖之恐熱將百餘騎突圍走保薄寒山餘衆皆降於婢婢

從之詔王逢留太原兵守榆社以易定汴兗兵還討弁又遣中使馬元實至太原曉諭且覘之元實受弁賂還於衆中大言相公須早與之節德裕曰何故元實曰自牙門至柳子列十五里曳地光明甲若之何取之德裕曰李相正以無兵故發橫水兵赴榆社弁何能遽致如此之衆乎元實曰召募所致耳德裕曰召募須有貲財李相止以欠軍士絹一匹故致此亂弁何從得之元實辭屈德裕曰從其有十五里光明甲必須殺此賊因奏弁微賊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寧捨劉稹河東兵戍榆社者聞朝廷令客軍取太原恐妻孥為所屠滅乃

二民恤恤不安邢州將裴問稹之舅也所將兵多富商子弟協遣軍將劉溪主邢州商稅溪尤貪殘悉拘富商父兄問為之請不能得因殺溪以邢州降王元逵先是使

擁監軍呂義忠自取太原擒楊弁
盡誅亂卒送弁京師幷其黨斬之

三月甲寅朔日食

以劉沔為河陽節度使　李德裕言
於上曰事固有激發而成功者陛
下命王宰趣磁州而何弘敬出師
遣客軍討太原而戍卒先取楊弁
令王宰久不進軍請從劉沔鎮河
陽仍令以義武精兵二千直抵萬
善處宰肘腋之下若宰識此意必
不淹留若宰進軍沔以重兵在南
聲勢亦壯上從之宰果進攻澤州

以劉濛為巡邊使　朝廷以回鶻衰
微吐蕃內亂議復河湟四鎮十八
州乃遣給事中劉濛巡邊使先備
器械糗糧令天德振武河東訓卒

府賜潞州
軍士布一
端尋有帖
以折冬賜
王釗因人
不安乃開
倉庫給士
卒人絹一
匹穀十二
石士卒大
喜釗遂降
於何弘敬
安玉守磁
州開之亦
詣弘敬降
郭誼王協

礪兵以俟令秋

夏四月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

上好神仙道士歸真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宫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與次對官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湊願陛下深戒之

六月減州縣冗員

李德裕以州縣佐官太冗奏令吏部郎中柳仲郢裁減凡一千一百一十四員

詔削仇士良官爵籍家貲

宦官有發士良宿惡於其家得兵仗數千故有是命

閒三州降謀殺稹以自贖令所親說稹束身歸朝而以誼為畱後誼尋使人斬稹收其宗族至襁褓中子盡殺無遺乃函稹首奉表降於王宰宰以聞傳首京師自悟至

秋七月遣王逢屯翼城　上與德裕議以逢將兵屯翼城上曰聞逢用法太嚴有諸對曰臣亦嘗以此詰之逢言前有白刃法不嚴其誰肯進上曰言亦有理卿更召而戒之

以杜悰同平章事　上聞揚州倡女善為酒令敕淮南監軍選而獻之監軍請節度使杜悰不從監軍怒表其狀左右請敕悰同選上曰敕藩方選倡女入宮豈聖天子所為杜悰得大臣體朕甚愧之遽敕勿選召悰入相勞之曰卿不從監軍之言朕知卿有致君之心今相卿如得一魏徵矣

閏月李紳罷

昭義將高文端降　李德裕訪文端

稹三世凡二十六年

破賊之策文端曰官軍今直攻潞州澤州兵約萬五千人賊常分兵太半潛伏山谷伺官軍攻城疲弊則四集救之官軍必失利請令陳許軍過乾河立寨自寨城連延築爲夾城環遶澤州日遣大軍布陳於外以扞賊兵賊見圍將合必出戰待其敗北然後乘勢可取固鎮寨四崖懸絶勢不可攻然寨中無水宜令王逢絶其水道不過三日賊必遁去又都頭王釗將萬兵戍洺州以稹數誅大將疑懼但釗及士卒家屬皆在潞州招之必不肯來若諭以引兵取稹事成即除他鎮仍厚有賜與庶幾肯從鎮州奏事官高迪密陳二事其一以爲賊

中好為偷兵術潛抽諸處兵聚於一處官軍多就追逐以致失利官軍須知此情自非來攻慎勿與戰彼淹留不過三日須散歸舊屯如此數四空歸自然喪氣官軍密遣諜者詗其抽兵之處乘虛襲之無不捷矣其二鎮魏下營不離故處每三兩月一深入燒掠而去賊但固守城柵城外百姓賊亦不惜宜令進營據其要害以漸逼之德裕皆請以其言諭諸將

八月邢洺磁三州降郭誼斬劉稹以降　稹舅邢州將裴問請降於王元逵洺州守將王釗磁州守將安玉聞之皆請降於何弘敬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則

上黨不日有變矣上曰郭誼必梟
劉稹以自贖德裕曰誠如聖料上
曰於今所宜先處者何事德裕曰
萬一鎮魏請占三州朝廷難於可
否請以給事中盧弘止為三州留
後上從之詔盧鈞乘驛赴鎮路人
聞三州降大懼郭誼遂殺稹函首
遣使奉表降於王宰宰以狀聞宰
相入賀上曰郭誼宜如何處之德
裕對曰劉稹騃孺子耳阻兵拒命
皆誼為之謀主及勢孤力屈又賣
稹以求賞此而不誅何以懲惡宜
及諸軍在境并誼等誅之上曰朕
意亦以為然乃詔石雄將七千人
入潞州以應謡言杜悰請赦誼等
上不應詔昭義給復一年横增賦

欽悉從闕免所籍圖兵並継歸農諸道將士等級加賞雄至潞州畫執誼等送京師盧鈞素寬厚愛人襄州士卒在行營者對陳輒揚其美及赴鎮昭義散卒歸之者皆厚撫之人情大洽昭義遂安郭誼王協等至京師皆斬之

加李德裕太尉賜爵衛國公

加德裕太尉衛國公德裕辭上曰恨無官賞卿耳初德裕以北年將帥出征屢敗其弊有三一者詔令下軍前者日有三四宰相多不預聞二者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三者每軍各有宦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有戰陳闕者皆怯弱之士每

戰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楊欽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為然白上行之自非中書進詔意更無他詔自中出者號令既簡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元和後數用兵宰相或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德裕從容裁决率午漏下還第休沐輒如令沛然若無事時　河北三鎮每遣使者至京師德裕常面諭之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語汝吏與其使大將邀敕使以求官爵何如自奮忠義立功立事結知明主

乎且李載義為國家平滄景及為軍中所逐不失作節度使楊志誠遣大將遮敕使馬求官及為軍中所逐朝廷竟不赦其罪此二人禍福足以觀矣由是三鎮不敢有異志

尹起莘曰欲知宰相之賢否當以其時之治亂觀之自德裕秉鈞於時所難制者莫藩鎮若也而德裕使之若臂指之運故劉稹之誅王元逵何弘敬之徒皆為之用而楊弁之亂取之如反諸掌則亦以其處置有方故也謀國若此其庶矣乎

冬十一月貶牛僧孺為循州長史流李宗閔於封州　李德裕言於上

曰劉從諫據上黨十年太和中入朝僧孺宗閔執政不留之加宰相縱去以成今日之患又使人於潞州求僧孺宗閔與從諫交通書無所得乃令孔目官鄭慶言從諫每得二人書皆焚毁河南少尹呂述與德裕書言僧孺聞稹破失聲歎恨德裕奏之上大怒貶僧孺等初甘露之亂李訓王涯賈餗等子弟數人皆歸從諫至是皆為郭誼所殺德裕復下詔稱逆賊涯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識者非之

尹起莘曰德裕入相以來御回鶻討昭義不可謂無功矣然有二失快私讐一也自滿假二也

君子以爲才畧雖高而未聞道可謂善論矣

乙丑

會昌五年

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李德裕等請上尊號上不受凡五上表乃許之

胡氏曰莫難彊如息心莫難制如欲心莫難降如驕心莫難正如偏心然皆放心也使君心常收而不放則善日起惡日消治安可保矣武宗英斷削平叛亂唐室威令赫然復張此正驕欲易生之時也三鎮未朝河湟未復天子偏惑方士餌金石以濟其淫溺宰相免責不暇德裕乃請上尊號是以滿假矜伐勸其

黠戛斯　唐遣陝號觀察使李拭冊阿熱可汗爲英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明年帝崩事遂寢

吐蕃　論恐熱復糾合諸部

君宜引君當道之義哉故論德
裕才氣謀畧識高絶一時而於
道則萬分未得一焉者也

義安太后王氏崩

以盧弘宣為義武節度使　弘宣性
寛厚而難犯為政簡易其下便之
詔賜粟三十萬斛在飛狐西計運
致之費踰於粟價弘宣遣吏守之
會春旱弘宣命軍民隨意往取約
秋稔償之時成德魏博皆饑獨易
定之境無害

殺江都令吳湘　淮南節度使李紳
按湘盜程糧錢强取所部百姓女
估其裝奩為贓罪當死湘武陵之
兄子也李德裕素惡武陵議者多
言其寃詔御史崔元藻李稠覆之

擊尚婢婢婢婢拒之恐熱大敗婢婢傳檄河湟數恐熱罪謂恐熱衆曰汝輩本唐人吐蕃無主則相與歸唐無為恐熱所獵如狐兎也於是諸部從恐熱者稍稍引去

與前獄異德裕貶二人遠州司戶不復更推亦不付法司詳斷即如紳奏處死

夏五月葬恭僖皇后

杜悰崔鉉罷以李回同平章事

冊黠戛斯為英武誠明可汗

秋七月丙午朔日食

詔毀天下佛寺僧尼並勒歸俗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勅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鐘磬以

黨項

是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

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招提蘭若四萬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趨白本使五臺僧為將必不如幽州將為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為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算閒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游僧入境則斬之

劉有益曰佛教於是三黜矣

昭義戍卒作亂討平之　詔發昭義兵戍振武潞卒素驕憚於遠戍閉門大譟節度使盧鈞奔潞城亂兵奉都將李文矩為帥文矩以禍福

諭之亂兵聽命乃遣人謝鈞鈞還
上黨復遣之行一驛乃潛選兵追
而殺之
九月置備邊庫　李德裕請置備邊
庫令户部歲入錢帛十二萬緡匹
度支鹽鐵歲入錢帛十三萬緡匹
明年减其三之一凡諸道所進助
軍財貨皆入焉以度支郎中判之
冬十月以道士劉玄靜為崇玄館學
士　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貶韋弘質爲某官　李德裕
秉政日久好徇愛憎人多怨之左
右言其太專上亦不悦給事中韋
弘質上疏言宰相權重不應更領
三司錢穀德裕奏曰制置職業人
主之柄弘質受人教導所謂賤人

圖柄臣非所宜言弘贊貶官由是衆怨愈甚

詔罷來年正旦朝會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燥急喜怒不常閒李德裕以外事對曰陛下威斷不測外人頗驚懼天下既平願陛下以寬理之使得罪者無怨為善者不驚則天下幸甚上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至是詔罷正旦朝會

是歲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五萬五千一百五十一

劉友益曰自開成以來書天下戶數四百九十九萬六千七百有奇於是六年兩減四萬一千六百當是時非有水旱也其以

河北用兵故與唐世書戶口數七兵民數一舍是無書戶口者矣

丙寅

會昌六年

春二月以米暨為招討党項使党項侵盜不已攻陷邠寧鹽州界城堡上決意討之故有是命

三月立光王忱為皇太叔帝崩太叔即位　上疾久未平以為唐土德不可以王氣勝君名乃改名矣初憲宗納李錡妾鄭氏生光王怡怡幼時宮中皆以為不慧太和以後益自韜匿羣居遊處未嘗發言文宗好誘其言以為戲笑上性豪邁

光王忱　初封二十六年本名怡立為皇太叔改今名入即位是為宣宗

鄆王溫　宣宗立以皇子封至

趙公李紳　封五年以檢校僕射平章事出為淮南節度使卒諡文肅　紳六歲而孤母盧躬授學為人短小精悍時

回鶻　烏介可汗之衆稍稍降散及凍餒死所餘不及三千人國相殺烏介而立其弟遏捻

尤所不禮及上疾篤旬日不能言諸宦官密於禁中定策下詔以皇子沖幼立怡為皇太叔更名忱令權句當軍國政事太叔見百官哀戚滿容裁決庶務咸當於理人始知有隱德焉上崩以李德裕攝冢宰宣宗即位德裕奉冊既罷謂左右曰適近我者非太尉耶每顧我使我毛髮灑淅

歐陽修曰昔武丁得一傳說為商高宗武宗用一李德裕遂成其功烈然其除去浮圖之法甚銳而躬受道家之籙服藥以求長年以此見其非明智之不惑者特好惡有不同爾

夏四月尊帝母鄭氏為皇太后

宣宗大中十三年再見

雍王渼 宣宗立以皇子封至宣宗大中六年再見

雅王涇 宣宗立以皇子封

夔王滋

號短李元和中李錡辟掌書記錡寖不法召紳作疏紳陽怖栗以至不能為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注以刃令易紙復然錡誅得免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

李德裕罷為荊南節度使　德裕秉權日久位重有功衆不謂其遽罷聞之莫不驚駭

趙歸真等伏誅五月詔上京增置八寺復度僧尼

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六月定太廟為九代十一室　復祀代宗以敬文武宗自為一代為九代十一室

秋八月葬至道昭肅孝皇帝於端陵廟號武宗　初王才人寵冠後庭武宗欲立以為后李德裕以其族寒無子恐不厭天下之望乃止武宗疾𥡴之曰我死汝當如何對曰願從陛下於九泉武宗以巾授之武宗崩才人即縊上聞而矜之贈

宣宗立以積同時號皇子封至三俊宣宗大中十二年再見

慶王沂

皇子封

范陽公盧商

以同平章事封郡公宣宗立以明年再見

魏公王起

播弟會昌中封郡公為同平章事宣宗立

貴妃葬於端陵柏城之内
以牛僧孺為衡州長史李宗閔為郴州司馬　僧孺宗閔及崔珙楊嗣復李珏等五相皆武宗所貶逐至是同日北遷宗閔未行而卒
九月鄭肅罷以盧商同平章事
罷冊黠戛斯可汗使
以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　初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母自教之宅後墻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之災也天必以先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則願諸孤他日學問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築之三子景讓景溫景莊皆舉進士第景讓宦達髮已頒白小有過不免捶楚景

以校檢司空卒諡文懿二子龜式　起性友弟嗜學非寢食不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目弗志也初文宗上古學鄭覃以經術進起以穀博綱為太子侍讀文宗題詩

讓在浙西有牙將迕景讓意杖之而斃軍中憤怒將為變母聞之出坐聽事立景讓於庭而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以國家刑法為喜怒之資而妄殺無罪之人乎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朝廷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之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為之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景莊老於場屋每被黜母輒撻景讓然景讓終不肯屬主司曰朝廷取士自有公道豈可效人求關節乎久之宰相請主司曰李景莊今歲不可不收可憐彼凡每歲受撻由是始及第

冬十月禘於太廟　禮院奏祝文於

太子勞以賜詔畫像便殿號當世仲尼

奇章公牛僧孺

封二十三年以太子少保貶循州長史宣宗即位從衡汝二州還為太子少師卒謚

穆敬文武但稱嗣皇帝臣某昭告

從之

上受三洞法籙

十二月戊辰朔日食

文簡子蔚懿宗咸通中襲奇童侯叢累官吏部尚書宋祁曰口道先王行同市人其名曰盜儒僧孺以方正敢言進既當國奮私昵黨排擊

所惜權衰天下非盜謂何幸主孱昏不底於斁治世之罪人與

襄武侯李宗閔

封十三年會昌中貶漳州長史流封州宣

宗即位從郴州司馬卒子琨瓚

宗閔性機警始有當世令名長慶中典貢舉所取多知名士世謂之玉筍既貴喜權勢初為裴度所引拔度薦德裕可為相宗閔遂與

為怨韓愈作南山猛虎行規之而宗閔崇私黨薰熾中外卒以是敗

弘農伯楊嗣復

封九年初武宗時貶潮州刺史至是宣宗立

從江州尋
以吏部尚
書召道岳
州卒謚孝
穆五子顒
者授損
嗣後母韓
滉女也嗣
後生滉撫
其項曰名
與位皆喻
其父楊氏
之慶也因
字曰慶門
八歲知屬
文尤善禮

家學文宗時為相建言宜省使府官屬文宗曰無滯才乎對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領貢舉時其父於陵自洛入朝嗣復率門生出迎置酒第中時浙東觀察使李師稷

乔在坐乃於陵在考功時擢進士及第者也人謂楊氏上下門生世以為美

丁卯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

初諱怡改名忱憲宗第十三子
在位十三年壽五十
春正月大赦改元
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撤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錄理京城繫囚大理卿

太原公白敏中

以同平章事歷右僕射門下侍郎封郡公

張仲武

為盧龍節度使七年以破回鶻功加同平章事復大破諸奚燒

吐蕃

論恐熱乘唐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侵河西與節度使

馬植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蹤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鷺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凶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盧商罷

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

至懿宗咸通二年再見

帳落二十萬至三年再見

范陽公盧商

封二年以同平章事罷為武昌軍節度使以疾辭拜戶部尚書卒

王宰及沙陀朱邪赤心戰鹽州敗還

黠戛斯

先是唐遣使冊黠戛斯英武誠明可汗未行而武宗崩事遂寢至是帝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

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相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積慶太后蕭氏崩　蕭后文宗母也武宗時徙居積慶殿故以稱之見通鑑註

夏五月吐蕃寇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

六月復遣使冊黠戛斯可汗

以令狐綯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秋八月李回罷

葬貞憲皇后

作雍和殿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內存問憂形於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為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再貶德裕

復增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戊辰

大中二年

春正月羣臣上尊號

貶丁柔立為南陽尉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

回鶻

遏捻可汗初仰給於奚及唐節度使張仲

德裕寬坐阿附貶
二
月以令狐綯爲翰林學士　上嘗
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綯使讀之至
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
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
爲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
色拱手讀之
作
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
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
地嶽明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
福之説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
上善之賜以束帛
夏
五月巳未朔日食
崔
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墀爲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爲判
官及爲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

武破奚衆
回鶻無所
得食日益
耗散至是
所存貴人
以下不滿
五百人依
於室韋遣
使者入朝
賀正過幽
州張仲武
使歸取遏
捻等遏捻
聞之夜與
妻子九騎
西走室韋

願相公無權墀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可否勿以己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墀然之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於興慶宮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待禮殊薄郭太后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以鄭太后故不欲以郭太后附葬憲宗禮院檢討官王皥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白敏中召皥詰之皥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皥辭氣愈厲周墀

公其餘衆黠戛斯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以歸回鶻别部龐勒先在安西亦自稱可汗居甘州總磧西諸城種落微弱時入朝貢

吐蕃

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嗤竟坐
貶句容令
劉友益曰書暴崩者何弒也故
地異其事也
秋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戶
以石雄為神武統軍　雄詣政府自
陳黑山烏嶺功求一鎮以老執政
以雄德裕所薦除統軍雄怏怏而
卒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
故選尚之上令以銅裝車仍詔公
主執婦禮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
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
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
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

論恐熱遣
其將莽羅
急藏將兵
略地西鄙
尚婢婢大
破之於南
谷降之

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遣歸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韋琮罷

己巳

大中三年

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詔以其子宙為御史

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

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王宰入朝以貨結權倖

博陵公崔鉉 時帝召用會昌故官輔政進鉉同平章事封郡公至懿宗咸通

衛公李德裕 進封六年以崖州司戶卒懿宗時詔復官爵 德裕性孤峭明

張仲武 為盧龍節度使九年卒詔以其子直方為節度使直方暴恣喜遊獵軍中將作亂

吐蕃 論恐熱軍於河州尚婢婢諸將欲擊之婢婢曰不可我軍驟勝而輕敵彼窮困而致

求以使相領宣武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

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

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之　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言徐師必亂上未省徐州果亂逐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弘止至鎮都虞候胡慶方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

元年再見

汝南男周墀

會昌中封縣男至是以同平章事直諫忤旨罷為劒南東川節度使卒贈司徒

辨有風采善為文章雖至大位猶不去書其謀議援古為質袞袞可喜常以經綸天下自負武宗任之幾致中興所居安邑里有院號起草亭曰精思每計大事則處其

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詔以周綝代為節度使拜直方金吾大將軍後居東都弋獵愈甚洛陽飛鳥皆識之見必羣噪黃巢犯京師直方納亡命謀劫巢報天子賊覺

死戰必不利諸將不從敗還婢婢收餘衆歸鄯州吐蕃秦原安樂三州及石門等七關俱內附

忠義軍府遂安
六月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
秋七月克復河湟　涇原節度使康
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
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
取蕭關八月改安樂州為威州河隴老
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
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
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
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
利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年
一代餘沒蕃州縣令量力收復
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
取維州
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謚號　宰相
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日憲宗

中雖左右屠其家
侍御不得
預不喜飲
酒後房無
聲色娛生
平所論著
多行於世
云

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張直方歸京師　軍中推牙將周綝為留後

李德裕卒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

庚午

大中四年

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叙同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之

六月魏扶卒以崔鉉從同平章事

秋八月盧龍節度使周綝卒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

九月貶孔温裕為柳州司馬　党項為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戍饋不已補闕孔温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温裕戣之兄子也既而戣弟子吏部侍郎温業亦求補外白敏

張允伸

為盧龍都知兵馬使節度使周綝卒軍中表請允伸為留後帝從之尋以為節度使至懿宗咸通十三年再見

吐蕃

論恐熱擊尚婢婢婢婢拒之不利糧乏罷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三千餘人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自將輕騎五千追之至瓜州聞懷光守鄯州

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黜檢孔吏
部不肯居朝廷矣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遂大掠河西鄯廓等八州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焚其室廬五千里間頓為赤地

党項

是歲内掠邠寧詔鳳翔節度使李業河東節度使李拭合兵討

辛未

大中五年

春正月沙州降

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隳劉晏之法休窮究其弊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

以李福為夏綏節度使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乃以福節度夏綏自是繼遣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

鄂王潤

皇子始封至僖宗乾符三年再見

之

吐蕃

時吐蕃大亂其攝沙州刺史張義潮奉表以州內附詔義潮為沙州防禦使尋以為歸義節度使　論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恐

置使　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敏中為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為萬壽公主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婚盧氏甚銜之由是數毀敏中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檉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於銀夏境内授以閒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

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於唐來誅不服者遂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帝不許召對遣還恐熱怏怏而還衆稍散纔有三百餘人奔於廓州

党項

恐叛當先罪邉將後討寇虜南山党項尊亦請降赦之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時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謩入謝因言今海内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

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於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朝鎮之

崔龜從罷

時党項未内屬帝以白敏中為都統或以竹尺許植舍外遠且百步帝屬二矢曰党羌窮逃歲犯邉今我約射竹中則彼自亡不中我且索天下兵翦之帝一發竹分矢

徹於外不閱月羌果破

壬申

大中六年

春二月雞山羣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初蓬果羣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川詔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致

雅王渼

封七年卒追謚靖懷太子

彭王惕

憲宗子始封至昭宗乾寧四年再見

范陽公盧鈞

以太子少師為河東節度使封范陽郡公累官同平章事出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除東都

党項

是歲唐邠寧節度使畢諴招諭党項党項皆降

且漳之山中盜彎弓待之漳直前曰我而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漳歸館而贄弘引兵巳至山下竟擊滅之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光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並依所奏

夏六月以畢諴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畢諴論邊事諴援古據今具

棣王惴

憲宗子始封至懿宗咸通三年再見

信王憻

憲宗子始封至懿宗咸通八年再見

爾守懿宗初以太保致仕卒謚元　鈞與人交如若澹薄既久乃益固所居官必有績大抵根仁恕至誠而施於事服玩不為鮮明位將相沒無贏財

陳方畧上悦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廷卿其為朕行乎諴欣然奉命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内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徙義成節度使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唐民毋得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横訴不可不抑也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

冬十月畢諴招諭党項降之

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

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繼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加搏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

劉友益曰前書復度僧尼矣此書復禁美之歟禁私度耳非罷也遠懿宗而書置戒壇度僧尼矣

癸酉

大中七年

夏四月定杖笞法　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

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輙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甲戌

大中八年

春正月丙戌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上以問宰相對曰元會大禮不可罷況天下無事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二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中書門下奏諫官缺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

懷王洽　以皇子始封

昭王汭　以皇子始封至僖宗乾符三年再見

康王汶　以皇子始封至僖宗乾符四年再見

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至於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官爵私近臣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為陝虢觀察使有敕使過硤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其餅以進敕使還上責之曰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屏左右問之曰近日外間謂內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搖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為一矣上又嘗與

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何如曰性執有強盜數人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問曰卿知所以衣紫乎對曰不知上命取殿柱之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皆無罪詔雪其冤

乙亥

大中九年

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後

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以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善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書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謫罰之上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

王元逵

為成德節度使二十一年卒軍中立其子節度副使紹鼎為留後詔授節度使至十一年再見

謝出謂渙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
渙詢之皆處分語中事也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
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
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
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
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訥性卞急遇將士不以禮故亂作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
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
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九月貶李訥為朗州刺史杖監軍王
宗景配恭陵　詔自今戎臣失律
並坐監軍
劉友益曰宦官閽豎於是監軍

始有書杖配者官官書杖一而已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錮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上嘗有疾召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上不許但敕鹽鐵使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 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事覺請以家財償之上以季榮有開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

官亦上言乃貶之
以鄭祗德為賓客分司　江西觀察
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
求散地從之

丙子

大中十年

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
夏五月以韋澳為京兆尹　澳為人
公直既視事豪貴斂手鄭光莊吏
恣橫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
具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
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
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
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
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為宣武節度使　初上

河東子裴
休
以同平章
事罷為宣
武節度使
封縣子後
歷昭義等
四節度卒
休所治
吏士畏信

回鶻

時龐特勒
為可汗居
甘州有磧
西諸城遣
使入貢詔
遣衛尉少
卿王端章
冊拜龐特
勒為毘伽
懷建可汗

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
上能文章楷書遒媚有體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著數萬言
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休不
敢復言以疾辭位從之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顥嘗求
作相甚切其父祗德聞之與書曰
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
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
懼表辭劇務故有是命
十一月冊回鶻為懷建可汗
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故也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
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
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
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
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
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

無知者前一日令樞密宣旨以蕭鄴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

詔內園使李敬實剝色配南牙敬實過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御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內侍有衣黃衣綠衣緋衣紫者剝色謂剝降服色而配役

丁丑

大中十一年

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澳以心

廣王滙

皇子始封至僖宗乾

王紹鼎

元逵子為成德節度

吐蕃

酋長尚延心以河渭

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
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
宰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
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
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
遂出鎮河陽玭仲郢之子也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上樂
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
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
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
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謩為相每
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
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
令狐綯所忌而出之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
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

符四年再
見

衛王灌

皇子始封
至懿宗咸
通元年再
見

使三年沈二州內附
湎無度好詔以為河
登樓彈射渭都遊奕
人以為樂使
衆欲逐之
會病卒軍
中立其弟
節度副使
紹懿詔因
以為留後
尋授節度
使至懿宗
咸通七年
再見

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訴諸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得輒預朝政耶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惜其絕藝不得復奉燕遊矣上曰汝曹所惜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

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卒軍中立其弟紹懿

冬十月以尚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

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秦成防禦使李承勛利其羊馬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執延心盡掠其財延心知之謂

承勳曰廷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使西邊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倚恃耳承勳黙然明日諸將皆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市之利若從廷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使府省戍兵還以秦州隷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勳以為然即奏廷心為河渭都遊奕使使統其衆居之

鄭朗罷

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上晚節頗好神仙遣中使迎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

更求長生藥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戊寅

大中十二年

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　式有
才畧至安南樹芀木為柵深塹其
外寇不能冒選教士卒甚銳頃之
南蠻大至去城半日程式意思安
閒遣譯諭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
都校羅行恭久專府政麾下精兵
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杖
而黜之

以劉瑑同平章事　瑑與崔慎由議
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别品流
上酬萬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
華妄分流品致中原邱墟今當脩

河東男柳
仲郢

公綽子累
為戶部尚
書封縣男
至懿宗咸
通五年再
見

南詔

先是羣蠻
怨唐安南
都護李涿
貪暴至是
導南詔侵
安南

渤海

王彝震卒
弟虔晃立

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遠以
品流為先臣未知致治之日慎由
無以對
二月崔慎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
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
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
得名慎由曰陛下未建儲宮四海
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
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燥渴疑
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慎
由罷相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勳為節
度使討平之　初上命李燧鎮嶺
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
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别召中
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改

援承勛討亂平之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

五月劉瑑卒　瑑病篤猶手疏論事

上甚惜之

湖南軍亂逐觀察使韓悰

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憲

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涿為政

貪暴彊市蠻中馬牛蠻怨怒導

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

患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薰

右補闕張潛上疏曰藩府代移之

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最朝廷

因而甄奬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

苟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減削

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

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遣劉捺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吏不增賦歛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漂沒數萬家

劉友益曰盜賊之陰兆見矣自是龐勛亂徐泗芝巢起山東而唐遂以亡變不虛生信哉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

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絢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絢嘗從其故人為鄭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絢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絢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羣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

無所不至一剗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宫綯嘗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然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

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初商以封疆險潤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别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之

以崔鉉為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以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討亂軍平之

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將從行至江州自閤道一夕至洪州討平之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兵部侍郎蔣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顯

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上稱歎再三曰與日不得復獨對卿矣伸不喻尋拜相

己卯

大中十三年

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會食對朕輒折匕筯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武寧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遂以為帥一方遂安

鄆王漼　封十四年以皇太子即位是為懿宗

通王滋　封夔王十四年懿宗即位徙封通至昭宗

南詔

驃信酋龍建極元年　初唐西川節度使韋皋開清溪道以通羣蠻使入貢又選羣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

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即位　初上長
子鄆王溫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
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
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
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樞密使
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
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
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
將出左軍副使丌元實謂曰聖人
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
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
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
以矯詔歸長等皆捧足乞命乃迎
鄆王立為太子權勾當軍國政事
更名漼收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
是為懿宗　宣宗性明察沈斷用

乾寧四年
再見

書數以羈
縻之既而
軍府厭於
稟給又蠻
使入貢利
於賜與所
從傔人浸
多節度使
杜悰奏減
其數南詔
王豐祐怒
入貢不時
頗擾邊境
至是豐祐
卒子酋龍
立朝廷以

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
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
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
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
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
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
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
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
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靖幾十
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
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焉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
李玄伯等伏誅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
同平章事
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

其名近玄
宗諱不行
冊禮酋龍
乃自稱皇
帝國號大
禮建元建
極遣兵陷
播州

執政歲久忌勝已者中外側目其子漓頗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為相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